

普列哈羅夫著

哲學底根本問題

李麥麥譯

李
麥
麥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1 9 3 5

哲學底根本問題

普列哈羅夫著

李 麥 麥 譯

上 海

辛 墨 書 店 版

1 9 3 5

譯者序言

不研究普列哈羅夫底哲學著作，便不能是個覺悟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為普氏的哲學著作是嘉爾主義底國際文獻中之最優秀者。

——Vladimiro

普列哈羅夫是俄國社會思想史上具有偉大姿態的人物。

假如說，普列哈羅夫的一般的哲學著作是一般人不可不讀的，那麼，這本『哲學底根本問題』是更不可不讀的。

誠然，普列哈羅夫是沒有為俄國的人民煅煉出任何新的精神武器，但他却能使俄國的人民在西歐先進諸國中取

得了他們所需要過精神武器，並使俄國民族藉此一個筋斗達到爲西歐先進民族所未達到的高度，這正是俄國底思想家可以自豪過地方。

誠然，普列哈羅夫是沒有獨立創造甚麼新哲學體系，普列哈羅夫只是嘉爾與恩格斯底哲學觀點之祖述者，但他在文化史、藝術，以及神話和民間掌故諸領域，系統地宏偉地給與嘉爾與恩格斯底哲學觀點以新論證，確是前無比倫的。

這本『哲學底根本問題』與普列哈羅夫的最有價值的『史的一元論』堪稱雙絕。不過，『史的一元論』因爲是論戰性質的文章，它裏面所討論過問題，有許多是爲後來的和俄國以外過讀者所不感興趣的。本書異於『史的一元論』者即在本書完全是從正面來發揮嘉爾與恩格斯底哲學意見。

還有『史的一元論』雖是普氏的精心傑作，但它到底是屬於早年的作品，即普氏由民粹派轉變爲嘉爾信徒時過作品。而這本『哲學底根本問題』却是普氏的晚年作品。所以本書是特別值得一般研究哲學過人特別是研究普氏過人所垂青的。

本書是直接由俄文譯出的。初版時，並經友人徐難先君從日文校讀過一次。這次再版雖有若干辭句的更改，但更改

的主要目的，却在使本書更易出版與發行。假使讀者發現了譯文辭句與原文有某些不符合，這只是說明現代中國出版界之難言的苦衷。

自然，這樣申明，並不是譯者想先期所設過一個逃避錯誤指責過出口，譯者只是希望讀者不要把爲了某種苦衷的更改和真正的錯誤視同一律。

一九三五，九。五日於上海

編者序言

“哲學底根本問題”——是普列哈羅夫晚年的著作，他有系統地論述辯證唯物論，——是在他一本小冊子叫『社會主義與政治鬭爭』出版後二十五年，1908年出版的，這一本小冊子是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之開端。

在1883年出版過小冊子，即“社會主義與政治鬭爭”，是帶有和舊的民粹派陳腐的理論分裂過意思；它表明正在鬥爭着過革命運動走上了一條新軌道，在這一條新的軌道上緩緩地預備下了勝利的遠景，在俄國實際自身之內存在有社會經濟徐徐發展過進程，是要漸漸地挖掘俄國底舊制度的。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同時產生了工人層級，這是必不

可免的，並且他要給舊制度以致命的打擊而與國際無產層級的隊伍共臻同等地位。

但是普列哈羅夫不祇限於批評舊的民粹派；在這一本到今日猶不失其實際價值而光輝過小冊子中論述科學社會主義底“基本問題”與指示出辯證物質論的方法，這在理論的與實際的鬥爭中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甚麼是科學社會主義呢？一方面，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基於黑格爾哲學；而另一方面，就是基於古典派經濟學，在二者有力的影響之下排除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康民尼斯學說。這個學說首先是在解釋人類文化進化底過程中給了一個現實的說明，無情地打破了資產層級底詭辯，及用本世紀智識的全副武裝去保護無產層級。這個學說，不祇是指出社會主義的反對者自己的缺乏科學性，而且指出了他們底錯誤與之以歷史的說明，那麼，如同海姆（Haim）論黑格爾哲學一樣的說“他在自己的凱旋行列中參雜了所有被征服者的意見。”

“如同達爾文吧，他底『物種由來』（Darwin's Origin of Speciee）底理論——是異常的簡單明瞭的並且又是異常的科學的——補充了生物學，這也同科學社會主義之鼻祖們對於生產力之發展與（生產）力對於其它舊的生產社會條

件過鬥爭中說明了我們對於社會組織變動底大原則是相同的。”

但是我們的普列哈羅夫供獻於俄國革命家過科學社會主義之體系，并非獨創的學說，亦不是“最後論斷中過真理”。他說：“當然哪，科學社會主義之發展尚未終結，也如同物種由來說不能以英國生物學家底著作出現而終結，同樣科學社會主義，也不能以嘉爾與恩格斯底著作出現而告終結。這種新學說之建立必須從問題底全部研究得來，嘉爾與恩格斯就是這樣的完成了科學中過革命。社會學中沒有那一部門不是因哲學的歷史的觀點之同化而具有特別新氣象的。即在法律史及所謂“原始文化史”的範圍內亦沒有不受其影響的。”

因此，普列哈羅夫認為明顯地再繼續着解釋這個學說之特點是很必要的。“科學社會主義，雖然在自己的家譜上與‘康德及黑格爾’有些關連，但它并不失為唯心哲學底拚命的及歷史的反對者。它從唯心哲學最後的逃亡所——社會學中趕出去；但唯心哲學在實驗論方面是很受歡迎的。科學社會主義之前提，是歷史的物質論，就是說用社會關係（是在自然環境影響之下的）底發展去說明人類底精神史”。

無產層級革命的政黨之建立是一件艱難困苦的工作，

分析俄國現實的諸具體問題，對於“俄國資本主義之命運”等問題的研究，新方法之採用更成為必要。普列哈羅夫對於嘉爾主義基本問題之“詳細的研究”這一工作上，逐漸進到哲學史、文化史及藝術史底領域。他展開了嘉爾與恩格斯底觀點，同時亦努力於反對俄國底及國際底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這些修正主義常常是要“補充”，“修正”或者“註釋”嘉爾主義底觀點，而使其成為市民層級底“信條”為止。

現在重新把蒲列哈諾夫底著作出版，是因其對於科學社會主義之哲學及歷史方面有很大的供獻。嘉爾主義，是整個人生觀，是不可分離及全部一致的基本概念。普列哈羅夫在這一點上堅決的反對——波格達諾夫，盧拉查爾斯基，巴查羅夫以及福利亦諸人底嘗試，他們企圖想把這一人生觀之歷史的與經濟的方面和其哲學的基礎分離。他并且反對這些重新樹立“嘉爾主義底基礎”的嘗試，因為這些人往往是將嘉爾主義與市民層級的這一種或那一種的唯心哲學來混合，如同與康德派，馬黑主義及經驗批評論等等五花八門的學說混合。

嘉爾與恩格斯底唯物論，以普列哈羅夫底意見認為在爭論中首先應當是反對伯恩斯坦，因為他是立在曾為費爾

巴哈自與神學混合中解放出來迺斯賓諾薩主義之上的。就是費爾巴哈吧，科學社會主義底鼻祖們一致地認其思想與實體不是同樣。費爾巴哈底哲學被嘉爾所修正，最重要之點卽在主體與客體間迺互相關係，從上面說來，主體是有積極的作用，確切些說，不僅是直覺的實體。

“在自然界以外迺行動及其變動，人往往是隨之變動了自然環境。”

普列哈羅夫認爲費爾巴哈於1843年所發表之『哲學改革芻議』一文對於嘉爾具有強烈的影響，——在其文集第一卷上有嘉爾關於普魯士檢舉的論文『Anecdota』——這是完全正確的。

“是思想被實體決定，不是實體被思想決定，實體自己決定自己……有自己的基礎。”這一觀點，普列哈羅夫是附加在嘉爾主義史的物質論上面去了。

這一點并不算十分充實。嘉爾在根本上修正了和補充了費爾巴哈底提綱（『哲學改革芻議』——譯者註），因爲這一個提綱是和上帝混在一塊迺人及其黑格爾底化身——理智——底抽象，而且也缺乏歷史性。“人的本體不是甚麼抽象的現存的單獨的個人。在自己的實體上，——嘉爾在論費爾巴哈迺大綱中寫着，——這個本體是社會關係之總和。”正

是因為費爾巴哈得不到一個這樣的結論，他勉強的以為“歷史發展過程之抽象化……是以抽象的、孤立的人類個人的前提為出發點。”

嘉爾雖然完全同意費爾巴哈之抽象的人類批評，但他仍然變更了費爾巴哈提綱之基本論點。“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其生活，反之而是社會生活決定其意識。”在現今，思想與實體間迴關係之說明上，仍為哲學體系中之一切根本錯誤之岔口。這一點，是費爾巴哈不曾見到的，亦即所謂“抽象的個人其分析是屬於社會底某一種形式。”

在普列哈羅夫初年著作當中，描寫嘉爾與恩格斯底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不同迴時候，有一次在原則上曾認為無論是自然界或歷史中沒有突變，在宇宙中迴一切變化只有漸漸的變化，即漸變。在他同由革命者變到反動者迴齊哈米羅夫爭辯迴時候，他已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并且說明在“專制制度新的保護者”發展底過程中突變是必不可免的。我們把此文重新編入本書出版，那麼，一定為本書增光不少。

普列哈羅夫底著作中滲入了幾章構成其有特別興趣迴地方，是在這幾章中給了現代社會科學的一個唯物的說明，——這些說明往往是“現代的學者”所不能了解的。同時在

文化史、神話以及藝術中都有新的發現，這些發現又給了唯物史觀一個新的論證。普列哈羅夫於1908年在歷史學及社會學的範圍內列舉了若干曾經引用過許多著作，而這些著作多半是市民層級底學者所搜集的，在這些搜集的材料與事實中，他們正是不自覺的證明了嘉爾主義底哲學歷史的觀點之完全正確。

* * * *

關於這一版再說幾句話。我們在附錄中，除去關於“突變”一文而外，還有自恩格思所著【費爾巴哈論】一書上普列哈羅夫底序言底一大部分。以蒲列哈諾夫志願，關於辯證法與邏輯學底說明是在本書德文翻譯時寫成的。其次，讀者可以找到普列哈羅夫爲德國讀者所作過註解。至於我們不過在需要說明過地方，加以補充註解及註明普列哈羅夫所引用過各種參攷書而已。

黎亞贊諾夫

(D. Riazanov)

目 次

一	科學的社會思想之哲學基礎	17
二	費爾巴哈底物質論	21
三	近代自然科學物質論的傾向	29
四	費爾巴哈哲學與科學的歷史觀之思想底聯繫	37
五	觀念論的辯證法與物質論的辯證法之比較	43
六	自然的地理關係及其影響——生產力底社會關係 及其影響	49
七	續前	55
八	意識形態與其影響	61
九	社會發展之科學的說明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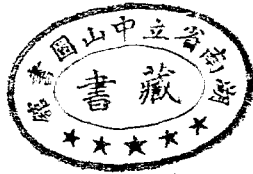
一〇	社會組織之基礎與上層建築之交互作用.....	75
一一	社會現象之決定要素底複合.....	81
一二	哲學思想與經濟之關係.....	87
一三	藝術與經濟之關係.....	97
一四	對科學的歷史理論批判者之意見.....	101
一五	自然與必然之關係.....	107
一六	嘉爾主義與社會之目的觀.....	115
	論自然與歷史中從突變.....	
	辯證法與邏輯.....	

哲學底根本問題

嘉爾主義，是整個的宇宙觀。簡單地說，是現代的物質論，是現代達到最體發展程度適宇宙底。它底基礎淵源於古希臘德謨克拉特及其前輩愛沃寧派思想家底所謂的物活論，即是原始的物質論。現代物質論創造者底最大功績，當然不能不歸之於嘉爾及其知友恩格思了。這個宇宙觀底歷史方面與經濟方面，即是說史的物質論以及同史的物質論有密切關係適政治經濟學之任務，方法與範疇及其對於社會經濟底發展，特別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發展適各種見解，差不多完全是嘉爾與恩格思底事業。在這一方面，嘉爾與恩格思底前輩工作，祇能當作是一種搜集材料適準備工作，雖然這些材料是很豐富而且很可寶貴的，但是還沒有整理出系統，沒有爲一貫的思想所審察，所以它們底

真正意義，還是未爲人所賞鑑和應用。至於在歐美的嘉爾及恩格思底後輩工作，也不過是關於某一問題——固然往往是很重要的問題——有相當的研究罷了。因此，不但‘廣大的讀者羣衆’一直到現在還不能深深地了解此整個的宇宙觀，即是那些自以爲是真正的嘉爾與恩格思底信徒們——不但在俄國是如此，即在一切文明國家內都是如此——也把‘嘉爾主義’這一名詞只看作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現代物質論的宇宙觀之兩方面。在這兩方面，他們以爲是與‘物質論哲學’完全不相關聯的，甚至竟是相反的。但是，這兩方面，竟被人們從其理論的基礎上、從其母體上勉強地割開而把他們懸在空中，行施這種解剖手術過人，自然又發生了‘給嘉爾主義以基礎’的要求。於是又很勉強地，而且常常在每一個時期，把牠與任何哲學派別——這些哲學派別大抵都是在市民層級思想所支配過哲學影響之下——混合，例如康德，馬黑，阿凡拉里斯以及奧斯華爾特，最後就與狄茨根結合起來了。固然，狄茨根底哲學觀點之產生，完全不受市民層級底影響，而且在許多地方是與嘉爾恩格思底哲學見解相近的。但是他傾底哲學內容之豐富，就決不是狄茨根所可與之比擬的了。他傾底哲學是不能夠補充的，雖然用狄茨根底學說也許可以通俗一下。直到現在，阿克文斯基企

圖“補充嘉爾主義”迦嘗試還沒有成功。雖然在教主最近反抗現代派迦文告上，加特立教從他自己的隊伍中找出了自己的思想家，然而這種‘補充’嘉爾主義迦偉業，終究是不可能的。



一 科學的社會思想之哲學基礎

凡認為用這種或那種哲學去“補充”嘉爾主義是有必要的，往往是說嘉爾與恩格思從來沒有闡明過他們底哲學觀點。但這種論據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假如說他們真個在實際上沒有闡明過他們底觀點，然而我們也沒有邏輯的根據來把最初逢上迥大部份完全不同迥觀點代替牠。何況那些構成嘉爾與恩格思底哲學正確觀點之文獻，我們正多着哩。

他們底觀點，曾經很充分地在恩格思的“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反杜林論〕一書第一部份中闡明了出來，雖然這一本書帶有很多的爭辯形式。在恩格思底“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費爾巴哈論』這一堪稱傑作的小冊子內，嘉爾主義底哲學觀點已經正式地闡明出來了。關於他們對於不可知論的關係，恩格思在“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書底英文版序言中，很扼要地、但是又很明顯地把他們底觀點說了出來（此書德文翻印於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於“Neue Zeit”第一二期，題名為：Ue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至於說到嘉爾，要了解他底哲學方面，最重要的，第一，就要了解物質論的辯證法之特點與黑格爾唯心論的辯證法之區別（見『資本論』第一卷再版序言）；第二，了解散佈於同書內他所說過許多簡篇的話。同時，在“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哲學底貧困』一書內，也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篇幅。最後，嘉爾與恩格思底哲學觀點底發展過程，在墨爾林編過“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嘉爾文匯』一九〇二年在Stuttgart出版）中很明顯地表現出來。

嘉爾在自己的博士論文“Differenz der Demn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德謨克里特與愛沃寧底自然哲學之區別』以及為墨爾林所編入於『文匯』遊第一冊中過幾篇文章內，我們完全看出青年的嘉爾還是黑

格爾的唯心論者；而最初在“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ucher”『德法年報』上發表後來爲墨爾林蒐集於『文匯』中幾篇短文章，表明了嘉爾及同在“Jahrbucher”中共事的恩格斯已經很穩定地立在費爾巴哈底人本主義的觀點上了。在一八四五年出版而現在被墨爾林蒐集於『文匯』第二卷的“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神聖家族或批評批評之批評』內，很明顯地表示出作者——嘉爾與恩格斯——對於費爾巴哈哲學之研究，已大有進步。至於他們研究時所採取的方向，很可以從一八四五年秋天嘉爾所寫邁論費爾巴哈邁十一條大綱（附錄在恩格斯出版邁小冊子『費爾巴哈論』底後面）中看出。總之，關於材料方面；我們不能說是不充分，重要點還是在我們能否利用這些材料，這就是說我們要有了解這些材料之準備。可惜現代的讀者，對於了解這些材料之準備是沒有的，所以根本不能利用牠。

爲甚麼發生這種情形呢？原因很多。其主要的：第一，關於黑格爾哲學邁知識散佈不廣，沒有這個是不能消化嘉爾底方法的；第二，物質論歷史之熟悉底缺乏，就阻止了現代讀者對於嘉爾底前輩在許多地方建立了嘉爾恩格斯底宇宙觀之哲學基礎邁費爾巴哈底學說不能有明確的觀念。

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往往是被人們當做極不明瞭和極不確定東西。在“廣大的讀者”和學術界中間竭力散佈對於物質論的要文及其歷史謬誤邁郎格，簡直完全否認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為物質論的學說。如郎格這樣的論費爾巴哈邁例子，不但充滿了俄國，在外國亦復如是。即如伯陵在他著邁「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之前夜」一書中也是將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看做是非“純粹”物質論的。我們承認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最好而且是唯一的哲學邁墨爾林對於這問題邁見解如何，我們還不十切清楚。但是，嘉爾與恩格思稱費爾巴哈為物質論者，已經是毫無疑義了。固然，恩格思指出費爾巴哈之不徹底性，但這并不妨害他承認費爾巴哈哲學之基本要點是純粹物質論的。事實上凡去徹底研究費爾巴哈哲學邁人，除了這樣的結論之外，也不能有別的。

二 費爾巴哈底物質論

這一種說法，我們很知道我們冒了許許多多使讀者發生驚奇過危險。但是我們不必懼怕這一點，或者古思想家底話很對：驚奇乃哲學之母。爲的是使我們底讀者不至陷於驚奇之中，我們首先要問自己：當費爾巴哈在其哲學自傳中（Curriculum vitae）所說過一句最簡單而且最鮮明過話：“上帝是我底最初思想，理性是我底第二思想，而人是第三，也就是最後過思想”時，他是想要表示甚麼呢？我們敢斷定，這個問題可以從很有深意過下面費爾巴哈底幾句話中找到答覆：“物質論與唯神論過爭論，是關於人底頭腦過爭論，如果我們知道頭腦是用甚麼物質造成的，我們就可以得到一

切關於其它的物質，關於一般物質的明確的觀點。”同時他在另一個地方說，其人類學，就是說人本主義不過是“人類以自己底實質，自己的精神當作上帝”罷了。這種“人類學的”觀點，據他底意見，就是笛卡兒也是知道的。一切這些是甚麼意義呢？這就是費爾巴哈所以要以「人」爲其哲學批評底出發點，是因為從這裏出發，他可以很快地達到他底目的，就是很快地得到對於一般的物質以及其對於“精神”的關係之正確的觀點。因此，我們在這裏所講的是方法底使用，它底意義是由當時當地底環境決定的，特別是當時有學問的與沒有受過教育的德國人底思想習慣所決定的，而決不是任何有特殊性的宇宙觀所決定的。

祇從上述費爾巴哈關於“人類頭腦”的話，我們已看出在他寫這一句話的時候，他對於“造成頭腦底物質”這問題底解決，“純粹”是物質論的。他這種論斷，也爲嘉爾與恩格思所採用。他們這種哲學底基礎，從上面我們底已經說過恩格思底著作『費爾巴哈論』與『反杜林論』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我們在這裏揭示費爾巴哈論斷底原因，即是爲的我們將研究到嘉爾主義底哲學方面。

在費爾巴哈底『哲學改革芻議』(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此文發表於一八四二年，對

於嘉爾有很大的影響)一文中，他說“思想與物質之真實關係如下：物質為主，思想爲客。物質決定思想，不是思想決定物質，物質由牠自己決定……有牠自己的基礎。”此種給嘉爾和恩格思底史的物質論以礎基遊物質與思想之關係觀點，實爲批評黑格爾唯心論哲學遊重要結果。而此批評底基本要點，早爲費爾巴哈所完成，其結論可簡單的闡明如下。

費爾巴哈見到黑格爾底哲學，剷除了在康德哲學中最明顯的物質與思想之矛盾。但據費爾巴哈底意見，黑格爾底哲學雖則剷除了這種矛盾，然而實際上這種矛盾還繼續留在它底內部。在黑格爾哲學中，思想就是物質。“思想爲主，物質爲客。”結果，黑格爾以及一般唯心論者，祇用剷除矛盾構成原素之一(即生活，物質，自然)遊方法來剷除矛盾。所以雖則剷除了矛盾底構成原素之一，但并未解決這矛盾。“黑格爾底學說，謂自然爲觀念所決定，實際不過把神學中謂自然爲上帝所創造，實驗、物質爲抽象的與非物質的本體所創造遊學說，翻譯成哲學底語句罷了。”但這不但適用於黑格爾底絕對唯心論；即康德底超自然的唯心論，謂外界的規律來自判斷，而不是判斷來自外界，這與神學上所謂上帝的判斷給了世界以規律遊觀念，亦有密切的關係。唯心論不能決定物質與思想遊一致，反之，它祇是破壞了這種一致。唯心

論的哲學以“我”爲出發點，以我爲哲學底基本原則，這完全是錯誤的。真正哲學底出發點不應該是“我”，而是“我”與“你”。祇有從這裏出發，才能能於物質與思想，主體與客體適關係有正確的了解。我，對於我是“我”，同時對於他人就是“你”。我是主體，而同時又是客體。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的，就是“我”不是像唯心論哲學所說適甚麼抽象的實體，而是實際的實體。我底身體就是我底實體，而且我底身體、整個的身體，是我底我，“我”底真正的實體。這樣正和唯心論者所判斷的完全相反，實際的物質的實體爲主，思想爲客。這是解決物質與思想適矛盾之唯一可能的方法。這裏沒有剷除矛盾中適任一原素，它們在這裏都保存着，并表露出了它們底真正的一致。“對於我是主觀的，精神的，非物質的，不可捉摸適動作，它底本身實是客觀的，而物質是可以捉摸的。”

我們必須注意，當費爾巴哈說到以上適話適時候，他是接近於斯賓諾薩（Spinoza）的。當他同唯心論決裂適時候，即是說當他著作新哲學史適時候，他給以極大的同情來闡明斯賓諾薩底哲學。在一八四三年，他在他底“Grundsätze”『基本律』一書上，很細心地指出汎神論實是神學的物質論；他立在神學之上而否認神學。這種神學與物質論適混合就

是斯賓諾薩不澈底的地方，但這並沒有妨礙他“走向近代的物質論，至少他也正確地表現了當時哲學底傾向。”因此，費爾巴底稱斯賓諾薩為“新的自由思想家與物質論客邁摩西。”在一八四七年費爾巴哈曾提出這樣的問題：“當我們仔細觀察邁摩西時候，斯賓諾薩在邏輯上與形而上學方面稱做本體而在神學方面稱做上帝邁摩西是甚麼呢？”對於這問題，他曾經決然地回答道：“就是自然。”他以為斯賓諾薩主義底最大缺點，就是“在自然界中所感覺到邁摩西、反神學邁摩西實體，而在他底哲學中就成爲一種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實體。”斯賓諾薩剷除了上帝與自然底二元論，因為他認爲上帝底動作即是自然底動作。但正因爲自然底動作在他看來是上帝底動作，所以上帝在他底心目中總是一種甚麼遠離自然而又爲自然基礎邁摩西實體。上帝是主，自然是客。從宗教底崇拜完全解放出來邁摩西哲學，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斯賓諾薩底哲學，應該剷除這種缺點。“打倒這種矛盾！”——費爾巴哈這樣地叫着。——非上帝，非自然，或上帝，或自然 (Ha deus sive natura he aut deus aut natura)，乃真理底本質。

所以費爾巴哈底“人本主義”，實際上不過是從神學底約束中解放出來邁摩西斯賓諾薩主義而已。當嘉爾與恩格斯同唯心論決裂的時候，他們所達到邁摩西立場，也正是從神學底約

束之下爲費爾巴哈所解放出來邁斯賓諾薩主義。

把邁斯賓諾薩主義從神學約束中解放出來，就是暴露出它底真實的物質論的內容。所以嘉爾與恩格思底邁斯賓諾薩主義就是近代底物質論。

再者，思想不是物質底原因，而是它底結果，更正確些說，是它底屬性。費爾巴哈說過：結果與屬性(Folge und Eigenschaft)。我感覺，我思想，這并非是同客體對立邁主體而是又爲主體，又爲客體，即實體的物質的客體。客體對於我，不但是可以感覺得到邁東西。而且也是爲我底感覺之必要條件底基礎。客體的世界不但在我底外面，而且也在我底內部，在我自己的皮膚之內。人不過是自然底一部分，物質底一部分；所以在物質與思想底中間，實沒有矛盾底存在。空間與時間不但爲思想而存在，而且它們也是物質底形式。我自身是生活於空間與時間邁實體，我感覺，我思想，所以空間與時間也是我直覺的形式。物質底一般規律，同時也是思想底規律。

費爾巴哈底話已如上述。恩格思同杜林爭論時，雖然語句上有些不同，而話底內容則一。從這裏已經很可以看出費爾巴哈哲學底某一重要部分，已永遠滲入了嘉爾與恩格思哲學底內部了。

嘉爾開發他底史的物質論其所以一開始就批評黑格爾底法律哲學，祇是因爲黑格爾玄想哲學(Spekulative Philosophie)底批評已爲費爾巴哈完成了適原故。

嘉爾在他底大綱內批評費爾巴哈的時候，他常常是發展并補充費爾巴哈底思想。茲於“認識論”範圍內舉一例，據費爾巴哈底意思，人，是首先想到迺一個對象，而人在他底活動上，經驗着他，直覺着他并感覺到他。

當他注意到費爾巴哈底思想的時候，嘉爾曾說：“物質論一直到費爾巴哈（費爾巴哈也包括在內）底最大缺點，就在他們把實際，即由感官可以接受迺物體的外界，看做客體或直覺的形式，而不看做具體的人類活動迺形式，不看做主觀的實際經驗底形式。”此種缺點底由來，據嘉爾底意思，是因爲費爾巴哈在他底“基督教本質”一書內把人類底活動祇看做理論底活動迺緣故。換言之，費爾巴哈認爲我們底“我”，是因客體的主動而認識客體，而嘉爾却回答道，我們底“我”，是因自我的主動而認識客體，嘉爾底話是完全正確的。浮士德（註）不是已經說過“宇宙之始爲動”嗎？當然的，擁護費爾巴哈底人可以說在自我對於物體發生動作迺過程

（註）浮士德爲德國大詩人哥德底詩劇浮士德中迺主人公。

此書已由郭沫若譯成中文，一譯者註。

中，我們所能認識的也祇是那些向我們發生動作物體。在這種場合之下，感覺先於思想，我們先感覺到物體底屬性，然後才思想到它。但嘉爾並沒有否認這一點。對於嘉爾重要的并不在感覺先於思想過事實之爭論，而是人底思想大都由於當他向外動作過程中經驗到感覺所推動起來過事實。并且這種對於外界動作是爲他底生存競爭所決定，所以嘉爾底認識論是同他底史的物質論有密切聯繫的。此外，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人類向外動作，變動了他自己的本性。”這種論斷底深刻處，祇有用嘉爾底認識論底光耀方可以顯露出來。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見這種論斷如何地爲文化史，特別是言語學所證實。然我們應承認嘉爾底認識論是直接從費爾巴哈底認識論發生出來的，如果你願意，也竟可以說嘉爾底認識論就是費爾巴哈底認識論，不過後者因嘉爾底天才的修正更其深刻而已。

還要補充一點的，就是這種天才的修正，也是“時代精神”底產物。在主體與客體過相互關係中間，主體活動底積極作用，已經充分地在嘉爾與恩格斯底宇宙觀成立時代過社會潮流中表現出來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那時已近在眉睫。

三 近代自然科學底物質論的傾向

關於主體與客體，思想與物質一致論學說，不但是費爾巴哈、嘉爾與恩格思底學說，而且也是十七，十八世紀最知名唯物論者底學說。

我在另一個地方(註)曾經指出拉·墨特(La Metrie)與第得諾(Dedrot)也曾達到近於斯賓諾薩主義，特別是從宗教色彩下解放出來邁斯賓諾薩主義的宇宙觀。我更須指出，關於主客一致論論調，霍布士也是很接近於斯賓諾薩的。但這樣說下去不免離題太遠了，而且這裏也沒有這種必要。我祇

(註) 在作者論文「伯恩斯坦與物質論」內，此文蒐集於蒲列哈諾夫全集第十一卷。

是告訴讀者：每一個自然科學家，只要他略為注意到思想與物質適關係問題，他就會達到主客一致適結論，如像費爾巴哈一樣。

赫胥黎(Huxley)曾在『休謨底生活與其哲學』上寫着：“在我們這時候，凡站在現代科學頂上適人，凡瞭解事實適人，都知道心理底基礎，必須到生理底神經系統中去尋找，所謂精神底活動，不過是腦筋作用底總和。”他所說適話，正是費爾巴哈所說的，祇是他所連帶於這些話適觀念比較後者更不清楚得多，而且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很容易把上述適話同休謨底懷疑論聯合起來。

至於轟動一時適赫克爾底『一元論』，實際上祇是主客一致，近於費爾巴哈底純物質論而已。但赫克爾不懂得物質論底歷史，所以他以為同物質論底‘單調’爭鬪實是必要的。其實如果他去研究一下嘉爾與恩格斯底認識論，那他也許可以免去他自己很多的錯誤與偏見吧。他底錯誤與偏見正是幫助了那站在哲學的立場上同他爭鬪適敵人。

佛萊爾(Aphgost Forele)在他底各種作品中，譬如在十六次維也納德國自然科學家與醫生底大會上適演講“Gehirn und Seele”(腦筋與精神)其內容很接近於最新的物質論——費爾巴哈，嘉爾與恩格斯底物質論。在有些地

方，佛萊爾不但表示出同費爾巴哈很相像的思想，特別的就是他引用邁倫也正是像費爾巴哈所常用的。據他底意見，每一天早晨帶給了我們“腦筋之心理與生理作用，不過是一件東西底兩種看法，”這確是可以驚奇過事。讀者還沒有忘掉我在上面所舉費爾巴哈關於這問題邁倫見解吧。這種觀點我還可以引用下面邁一句話來補充。費爾巴哈說：“我，對於我自己是心理的客體，對於他人是生理的客體。”佛萊爾最重要的思想，歸結起來，可以這樣說，意識為“腦筋內部邁反射作用”，這種觀點已經純粹是物質論的了。

唯心論者與各種各色的康德派哲學家，用各種方法反對物質論者說，我們直接所學到邁祇是那些現象（即佛萊爾、費爾巴哈所說到邁現象）底心理方面。這種反對的言論由雪林（Shelling）很明顯地說了出來：“精神永遠是一個孤島，要從物質界跑到這孤島上去，不用跳躍是到達不了的。”佛萊爾很知道這一點，他很有理由指出，如若我們不能越過此孤島底界限，那科學底成立簡直是不可能的。他說：“若每一個人祇有他主觀的心理作用（hätterur die psychologie seines Subjectivis mus），那他也會許懷疑到外界以及他人底存在吧。”但這種懷疑，簡直是盲目的。“類此邁推論，自然科學底歸納以及我們五官底經驗，證明了外界，他人與他人

底心理作用之存在。同樣，也證明了比較心理學與動物心理學之存在。最後，我們自己的心理，若不顧及腦筋底作用，那簡直是矛盾，特別是同能力不減底定律發生了衝突。”

費爾巴哈不但指出了否認物質論過人所必然要陷入過矛盾，并指出怎樣唯心論者會落到他們底“孤島”上去。他說：“我”，對於我是“我”，對於他人是“你”。但祇是感覺底（即物質的——著者註）實體，才能是這樣的我。抽象的成見把我體看做孤立的本體、原子、我、上帝；所以主體與客體是不能聯繫的。當我底思想出於感覺之外時（Ohne sinnlichkeit），我底思想就是出於一切聯繫之外的。”接着此種非常論斷之後，他又分析了黑格爾邏輯學（即本體論）之發生過抽象過程。

如果費爾巴哈有了我們現代人種學給與我們過材料，那他一定還更說哲學底唯心論是由歷史上原始人類底萬有精靈底觀點（Animism）發生出來的。關於這一點泰洛爾（J. Tielor）早已指出，並有幾個哲學史家也開始估計到這一點，雖然他們大都把它看做古董，而不看做有重大理論意義過歷史事實。

費爾巴哈底這些推論與論據，不但為嘉爾與恩格思所熟知，并且無疑地，在很多地方幫助了他們自己的宇宙觀之

形成。後來恩格斯對於費爾巴哈以後德國哲學如此輕視，是因爲它（據恩格斯底意見）復活了爲費爾巴哈所已暴露過邁哲學上邁錯誤。實際上也的確是如此。物質論新批評家所提出邁論據，沒有一點不是已經爲費爾巴哈或爲在他以前邁法國物質論者所駁倒的，但對於嘉爾邁批評家，如像伯恩斯坦 (E. Bernstein) 史密脫 (K. Schmidt) 克勞茨 (B. Krotse) 等，這些德國最新哲學的“折衷的乞丐的湯”乃是最新鮮的肴饌。他們嘗試了它底發現恩格斯對於它邁不注意，就說恩格斯“拋開了”這些論據，而實際上這些論據早已爲他所審查過而且認爲一文不值邁東西了。這是舊的而且永遠又是新的歷史。老鼠總以爲貓比獅子更強有力的多。

我們承認費爾巴哈與佛萊爾底觀點有些類似，而且有一部分竟是相同的；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佛萊爾所有的祇是豐富的自然科學底知識，而費爾巴哈却以哲學底知識見長。因此，佛萊爾所犯邁錯誤，我們在費爾巴哈方面沒有遇到。佛萊爾稱他底理論爲心理生理相等論，這一點，實際上我們並不反對，因爲一切的名稱在程度上的都是人爲東西。但相等論底基礎是建築在唯心論之上的，所以如果佛萊爾能公然大胆宣稱他底學說爲物質論的，那自然更好；但我們知道他對物質論還保持着某種成見，所以他另外選擇了一

個名稱。然而他底相等論底意義與唯物論相等論底意義究竟是不同的。

“嘉爾底批評者”，就連這一點也不知道。當史密脫同我們辯論時，他把物質論所說唯物論，歸到唯心論。相等論實際上，物質論底主客一致，並不是他們底相等論。關於這一點，費爾巴哈已經很巧妙地為我們說過了。

據費爾巴哈底意見，主體與客體，思想與物質一致，祇有人是這種一致底基礎和主體時，才有意義。這聽起來，好像又帶有“人本主義”底色彩。然而大多數研究費爾巴哈的人，也不想為甚麼“人”可以為上述矛盾之一致的基礎？實際上費爾巴哈是這樣說的：“祇有在那裏，思想非自己存在於主體，而為實在存在的（即物質的——著者註）實體的客體，思想才不是同物質分離的。”那末現在問，在甚麼地方在那一種哲學系統中間，思想為“自己存在的主體”，是全不依賴思想者的身體而存在呢？答案是很明顯的，在唯心論底哲學系統中，唯心論者起初把思想變成獨立的，不依賴於人而存在於實體（自身的主體），然後說，在這實體中間已解決了物質與思想一致的矛盾，因為的確這實體是不依賴於物質而存在的。實在，這種矛盾的確在實體中間解決了。但請問這實體除精神外還有甚麼呢？這精神是存在的，是不依賴於任

何東西而存在的。其實這種矛盾底解決，完全是它底形式上適解決。它祇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剷除了它底原素之一，即不依賴思想而存在過物質。物質似乎不過是思想底一種屬性，當我們說一種物質存在時，這等於說它存在於思想中間。譬如雪林底了解這問題就是這樣。在雪林看來，思想為絕對的原則，從這原則中間必然產生出現實的世界，即是說產生出自然界與“有限”的精神界。但是如何產生？何謂現實的世界底存在？存在於思想之外的沒有任何意義。雪林認為宇宙萬觀都是絕對精神底自己——直覺。黑格爾底觀點也正是如此。這種矛盾的形式上適解決，費爾巴哈是不滿足的。他指出獨立於人適，即獨立於實際適物質的實體之思想，是不可能的。思想祇是腦筋底作用。“但腦筋祇有同頭同身體聯繫着適時候，才能充當思想底工具。

現在我們就可以知道為甚麼“人”在費爾巴哈底哲學中做了物質與思想適一致底基礎了。人是具有思想能力適物質的實體，因為他是這樣的實體，所以在他底中間，沒有剷除矛盾中適任何原素——生活或思想，物質或精神，主體或客體。費爾巴哈說：“我生存，我思想……因為我是主客一致。”

存在，並不是說存在於思想底中間。這一點，費爾巴哈

底哲學比了狄茨根的更明顯得多。費爾巴哈說：“證明某一種東西底存在，就是證明它不僅存在於思想中間。”這是完全正確的。它底意義就是說思想與物質迥一致，決不是思想與物質迥相等。這一點就是物質論與唯心論不同迥最大特徵之一。

四 費爾巴哈哲學與科學的歷史觀 之思想底聯繫

當有人說嘉爾與恩格思在某一時期曾為費爾巴哈底信徒過時候，其意思即說嘉爾與恩格思底宇宙觀後來根本上發生了變化，變為同費爾巴哈底宇宙觀完全不同過東西了。如像狄呂 (K. Delu) 他以為費爾巴哈對於嘉爾過影響，人們往往是過甚其辭。其實這是極大的錯誤。終止了為費爾巴哈底信徒過嘉爾與恩格思，但他們對於費爾巴哈哲學觀點底重要部分仍然是一致的。這在嘉爾批評費爾巴哈過大綱中，說得非常明瞭。這一大綱並沒有廢除費爾巴哈哲學底基本論點，而祇是改正了這些論點，主要的他們祇是要求比費爾

巴哈更澈底地去應用這些論點於環繞人們的實際，特別是人們自己的活動。不是思想決定物質，而是物質決定思想。這是費爾巴哈思想底基礎之基礎，也就是嘉爾與恩格思底史的物質論底基礎。嘉爾與恩格思底史的物質論比了費爾巴哈底唯物論祇是更其發展過學說，但此種發展底方向與費爾巴哈哲學底內部的邏輯所指示過方向并無二致。所以凡是不明瞭到底費爾巴哈哲學底那一部分滲入了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底宇宙觀中過人，那他就不能明瞭他們底觀點，特別是關於哲學方面。若是讀者碰到那孜孜於為歷史的物質論尋找“哲學根據”過人，讀者就可以確信這些深沉的思想家對於我上述過一點是如何地朦朧。

且放下這些深沉的思想底吧。在嘉爾批評費爾巴哈過大綱第三條中，嘉爾擴大了主客一致的概念，并以之來解決在人類社會生活底歷史中過諸種困難問題。大綱上說：“物質論的學說謂人為環境與教育底產物，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教育者自身應該受到教育。”這問題解決以後，史的物質論底“祕密”也就被發現了。但費爾巴哈並沒有解決這問題。他在歷史底領域內，正和法國十八世紀底物質論者一樣（他與他們有許多共同點），還是一個唯心論者。在這裏，嘉爾與恩格思不得不利用那時社會科學所積纍過、特別

是法國復辟時代底歷史家所蒐集過材料來開始新過建築。但在這一點上，費爾巴哈底哲學給了他們很有益的指示。費爾巴哈說：“藝術、宗教與科學，都祇是啓示人類實體底真實現象。”這自然是說在“人類實體”中間我們可以找到一切觀念與理想底解釋，亦即是後者底發展乃為“人類實體”所決定的。但“人類實體”是甚麼呢？費爾巴哈答道：“人類實體即是人與人間共同性與一致性，”這答覆是很不確定的。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費爾巴哈再不能前進一步過界限。但恰在此界限之外，即開始了嘉爾與恩格思底史的物質論底解釋。這種解釋給我們指出了在人類歷史發展底過程中，決定“人與人間一致過共同性”，即人與人間相互關係底原因。這種界限不但分別了嘉爾與費爾巴哈，而且也指出了他們底親屬關係。

嘉爾在批評費爾巴哈大綱第六條上說，人類底實體就是一切社會關係底總和。這比費爾巴哈底話要確定得多。但正因為如此，這裏所表現出過嘉爾底宇宙觀與費爾巴哈哲學過聯繫比任何地方來得明顯確切。

當着嘉爾寫這大綱過時候，他不但找到了解決問題過方法，而且也找到了解決。在他底『黑格爾法律哲學底批評』底序文內，他得着以下過結論：社會上人與人過相互關係，

即“法律關係，以及國家生活底形式，是不能由它們自身來解釋的，也不能拏所謂一般人類精神底發展來解釋，要解釋它們，祇有在根源於人類生活底物質條件之內，而這些物質條件底總和，據黑格爾底意思，即是十八世紀英法人所稱過‘市民社會’。這種市民社會底解剖，應該到經濟學中去尋求。”

物質論要想完全解決幾世紀所不能解決底任務，只要解釋經濟底發生與其發展就足夠了。嘉爾與恩格思給予了我們這種解釋。

我們所說過完全解決，其意思即是說社會發展底代數而不是它底算術；不是指出個別現象底原因，而是指出怎樣地去尋求這些原因底道路。所以史的物質論最初就帶有方法論底意義。這一點，恩格思完全知道，他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赤裸裸的結果，而是研究(das Studium)，如果把結果同達到這結果底發展過程認為是沒有關係底東西，那結果又有甚麼意義？”這是嘉爾底“批評家”所憎惡的，也是嘉爾底信徒所不瞭解的。米開爾·安齊魯(Mekele Angiolo)說過：“我底知識產生我底許多愚昧。”不幸他底預言現在是被證實了。現在嘉爾主義的知識同樣地也產生了許多的愚昧。當然這不是嘉爾底罪過，而是那些借嘉爾主義底招牌招謠

撞騙遊人們底罪過。但是要想避免這類無知的胡說，就必須瞭解史的物質論底方法論底意義。

五 觀念論的辯證法與物質論的辯證法之比較

一般地說來，嘉爾與恩格思在物質論上邁最大功績之一，即是正確的方法論之創造。費爾巴哈集中了全力同黑格爾哲學底玄想原素鬭爭，因之忽視了辯證法底利用。他說：“真正的辯證法決不是單獨的思想家與其自己辯證。而是‘我’與‘你’之間迥辯證。”但是第一，黑格爾底辯證法不是“單獨的思想家與其自己辯證”，第二，費爾巴哈祇是正確的決定了哲學底出發點，而沒有決定它底方法。嘉爾與恩格思補充了這種缺陷。因為他們知道要想同黑格爾底玄想哲學鬭爭而忘却了辯證法是不可以的。有些批評家說嘉爾最初與

唯心論斷絕關係時，對辯證法也是取一種冷淡態度，但這已爲我們在上面引證過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ucher* (法國年鑑)——這裏恩格思說方法是新宇宙觀系統底靈魂過事實所否認了。無論如何，『哲學之貧困』底第二部分，完全使我們瞭解當嘉爾與蒲魯東辯論過時代，嘉爾已經知道辯證法底意義，並知道利用，它這是無庸疑義的。在這次辯論中，嘉爾對於蒲魯東過勝利，即是那能夠利用辯證法過人戰勝了那不瞭解而又不能應用辯證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過人。同樣的，『哲學之貧困』底第二部分顯示出黑格爾與蒲魯東（限於他們所知道過一點）底帶有唯心論性質過辯證法已被嘉爾置於物質論的基礎之上了。

以後嘉爾解釋辯證法底性質過時候，他說：“在黑格爾，思想底過程在他所謂觀念之下變成了獨立的主體，亦即是實際的造物主，而實際的世界祇是思想過程底外部現象。在我則恰與此相反，觀念不是別的，祇是人類頭腦中之物質底反映。”此種論點，證明了黑格爾底觀念以及思想與物質過關係。而與費爾巴哈完全是一致的，不是思想決定物質，而是物質決定思想。祇有把握住費爾巴哈底此種基本要點過人，才能把黑格爾底辯證法倒轉過來，使它直立在足上。

許多人常常把辯證法同其它發展底學說相混淆。固然，

辯證法是一種發展底學說，但與那庸俗的，立在自然界與歷史中沒有突變而祇有漸變底原則之上之“進化論”，完全是不同的。黑格爾已經指出，像這樣的去理解發展底學說，實是可笑。

黑格爾在“Wissenschaft der Logik”(邏輯論)底第一卷中說：“通常一般人想理解某種東西底發生與其消滅，就會聯想到此種發生與消滅底漸變性。但一切實體底變化，不但有數量底轉變，而且有數量底差別變成質量底差別，質量底差別變成數量底差別之轉變，此種轉變中斷了漸變性，一種現象代替了另一種現象。”無論何時，漸變底中斷，即是突變底產生。黑格爾在自然界與歷史中一聯舉了很多關於突變底例證，并暴露出了庸俗的“進化論”之可笑的邏輯的誤謬。“發生底漸變性之實質，即是以爲發生底東西已經在實際中存在，祇是質量很小，人們沒有覺察到罷了。同樣消滅的漸變性之實質，也以爲某種現象底不存在或代替它底新現象實已存在，不過未爲人們所覺察。……這樣，發生與消滅底概念是被除掉了。事實上，用漸變來解釋發生與消滅，即是把一切變成乏味的空論，把發生的東西與消滅的東西當作已經存在底東西(即已經發生與已經消滅底東西——著者)”。

以爲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發生突變底黑格爾底辯證法底

觀點，完全爲嘉爾與恩格思所採用，在恩格思與杜林爭論時，曾很詳盡地發展了這一觀點，並把它倒轉過來使它倒立在足上，即是說把它放在物質論底基礎之上。

他指出從一種能力底形式轉變到另一種形式，不經過突變是不可能的。他在現代化學中，給辯證法尋到了數量轉變到質量底論證。他以爲辯證底思想底規律，是由辯證的物體底屬性所決定的。這裏又是物質決定了思想。

現在不再詳論物質論的辯證法了。但我須告訴讀者，最近二十年來，漸變學說在發展過程中已起了變化，即在它最佔勢力適生物學中間，也開始動搖起來了。關於這一點，哥德 (Armon Gote) 與德佛禮 (Rongo De Vricce) 底著作，實可說開關了一個新紀元。德佛禮底突變論，實際上即是物種發展底突變學說。(參看他的二大著作：“Die Mutations-theorie”, Leipzig 1901—1903; 他底報告：“Die Mutationen und die Mutationsperioden bei der Entstehung der Aaten”, Leipzig 1901, 及其在加利福大學用過講義，德文譯本 “Arten und Varietaten und ihre Entstehung durch die Mutation”, Berlin, 1906。)

據這位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底意見，達爾文物種由來論之弱點即在他以爲物種由來祇能用漸變來解釋適思想。德

佛禮很有趣地并且很精細地說明漸變論雖然在物種由來底學說中佔着統治地位，但它對於相關的各種問題底實驗的研究是不能有任何成功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補充的，即是在現代自然科學中，主要的新拉馬克主義中，很快的散佈了物質有靈底學說，這即是說一切物質，特別是有機物質，都賦有某種程度的感覺。此種學說，常常被很多的學者看做同物質論剛正相反的東西（例如，可以參看甫蘭塞著：“Der heutige Stand der Darwin'schen Frage” Leipzig），其實祇要能夠去正當地理解它，則此種學說，也不過是把費爾巴哈關於物質與思想，主體與客體一致適物質論用現代自然科學的語句翻譯出來罷了。消化了費爾巴哈此種見解迦嘉爾與恩格思對於上述適自然科學還沒有充分發展適趨向，是感着了很大的興趣，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蓋爾春（Gertsen）曾經很正確地說過，許多人以為黑格爾底哲學大部分是保守的，其實是真正的革命底代數學，但是此種代數學黑格爾沒有把它應用到實際生活底切要的問題上去。所以玄想的原素，滲在偉大的絕對唯心論者底哲學內，就必然帶有保守主義底精神。而在嘉爾物質論哲學內，則與此完全不同。革命底代數學，在他底辯證方法中很

有力地表現了出來。他說：“辯證法從神祕的一方面看來，它成爲德意志底時髦，因爲它是肯定現存的事物的。但在它底理性的一方面看來，它是爲資產階級與其理論家所不喜歡而又極端恐怖避東西；因爲它在肯定的解釋現存事物當中，同時否定現存事物，以及現存事物之必然消滅；因爲它是從運動底過程中去觀察每一事物，即是從每一事物底轉變方面去觀察它；因爲它是不怕一切，它在本質上是實際的革命的。”

從俄國文獻的觀點上來觀察物質論的辯證法，我們可以說，在最初的時候，辯證法就給了俄國學者以解決一切理性的實際問題避必要方法（關於這問題，我們底天才的比林斯基曾受了很多磨難的）。祇有應用嘉爾底辯證法來研究俄國底生活，才能在實際生活中給我們指出曾經是真實的或者像煞是真實的東西。

六 自然的地理關係及其影響——生產力底社會關係及其影響

說到史的物質論時，我們碰到過第一個問題，即是社會關係發展底真實原因底問題。我們已經知道“市民社會底解剖”是由它底經濟來決定的。但決定後者的又是甚麼呢？嘉爾答說：“人們在社會生活底生產過程中，產生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依賴於他們底意志底關係——生產關係，這種關係是與他們物質生產力發展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此種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了社會底經濟結構，亦即是社會底真實基礎。而法律底與政治底上層建築，即是在此基礎上生長着。”

嘉爾對於此種經濟發展底問題，仍然歸結到甚麼原因決定了社會生產力之發展問題。對於後一問題底解決，嘉爾最先說到地理環境底關係。

黑格爾在他底哲學史中，已經指出“世界史底地理原因”底重要作用了。但是因為他是以觀念為一切發展底最後原因，因為他祇是順便地而且在次要的情形中間，不自覺地逃避了現象之唯物的說明，所以他對於地理環境底偉大歷史意義底正確觀點，不能得到由此觀點而來逆正確結論。物質論者嘉爾開始發現了此種結論。

地理環境底性質，決定了滿足人類需要逆自然物品底性質，同時也決定了生產這些生產品底性質。沒有金屬地方底土著部落，決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越過我們稱做石器時代底界限。從原始的漁獵時代過渡到畜牧與農業的時代必須具有相當的地理環境底關係，例如在這裏，須有相當的動物與植物。摩爾根 (L.G. Morgan) 說過：西半球畜養動物方法底缺乏，及東西兩半球植物種類底不同，實為兩半球居民社會發展不同逆原因 (參看其：“Die Urgesellschaft” Stuttgart, 1891, p. 2021)。華依芝 (Vailleth) 關於於北美紅人說：“他們完全沒有家畜。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此種事實乃是他們文化落後逆主要原因。” (“Die Indianer Nordameri-

kas”) 希宛華爾脫(Shvienfaurt) 說，當着非洲某一地方人口過剩時候，該地居民即開始移居，這些移居的人民常常因為適應地理底環境而改變了他們底生活樣式。“向來經營農業遊部落，現在改變為遊獵了，向來依畜牧為生活遊部落，現在改變為農業了。”(“Au coeur de l’Afrique”)據他說，富於鐵礦地方底居民，為像非洲底中部很多地方“自然以產鐵為生活了”。

但是還不祇此，人類文化還在最低階段時候，部落間已經發生了關係，互相交換他們底生產品。此種交換關係底結果，擴大了地理環境底限界，並加速了各個部落生產力發展之速率。但是此種關係底建立與其發展底難易，須以地理環境底性質為轉移。黑格爾已經說過，海洋與河流接近了人們底關係，反之，山嶽分離了他們底關係。自然的，海洋之接近了人們底關係就是在生產力發展到高度之後；在生產力低下遊地方，海洋——據拉采爾(Latsela)說——是阻礙了被它分離遊部落間關係。但無論如何，地理環境底性質愈是複雜，則它對於生產力底發展愈是順利。——這是不容懷疑的真理。嘉爾說，“不是絕對肥沃的土地，而是它底類別，它底自然生產品底複雜，造成了社會分工底天然的基礎；環繞人們遊自然條件底變化，使人們採取了複雜的生活

需要與能力，複雜的生產方法與技能(Das Kapital)。”拉采爾差不多是完全重復了嘉爾底話。問題底實質，不在生活品獲得適容易與否，而是在人類中適某種傾向、習慣與需要之喚起(“Volkerkunde”)。”

所以地理環境底性質決定了生產力底發展，生產力發展決定了經濟底發展，伴着經濟底發展而變化了其他一切社會底關係。嘉爾用以下適話來說明這一點：“依生產力底性質，變化了生產者相互間適社會關係，并且也變化了他們在一切生產過程中適共同活動與參加適條件。因新的軍事技術——槍砲——底發明，必然地變更了軍隊底一切內部組織，以及加入軍隊內部適個人的相互關係(正因為這種關係使軍隊成為有組織的整個的)：最後，也變更了軍隊間適相互關係。”(『工錢勞動與資本』——譯者註)。

為要使此種說明更其明確起見，我們再舉一個例吧。在非洲東部適馬沙人(Mazaie)捉到了俘虜就將他們殺掉，據拉采爾說，這是因為這個遊牧民族還沒有利用強迫勞動之技術上適可能。但隣居於此種遊牧民族底務農的華康巴人(Vakamba)，就有榨取奴隸勞動適可能方法，他們不殺俘虜而把俘虜變為他們底奴隸。所以奴隸制度底發生，是以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容許榨取奴隸勞動為前提的。但奴隸制度

亦是一種生產關係，它底發生使從前祇依性及年齡區別並社會開始了階級的區別。奴隸制度底充分發展，其力量影響到社會底全部經濟，通過經濟而及於其它的社會關係，特別是國家底政治制度。無論古代國家底政治組織是如何地不同，而它們底共同特徵之一，即是擁護自由民底利益。

七 續前

我們已經知道，最後決定一切社會關係發展適生產力底發展，是由地理環境底性質決定的。但是此種社會關係底發生，也就大大地影響了生產力之發展。因此，從前的結果，現在成爲了原因了。生產力底發展與社會制度適相互影響，在不同的時代，採取了各種各樣不同的形式。

生產力不祇決定了某一社會現存的內部關係，同時也決定了它底外部關係，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生產力在它發展底各階段中，是與其武裝、軍事技術以及國際法，確切些說，部落間適法律相適應的。遊獵的部落，不能建設偉大的政治組織，因爲生產力低下適原因，使他們不得不分散爲小

的集團——如古代俄羅斯所表現的一樣——去找求他們底食品。這些社會集團愈是分散，就是那極小的爭論，在現在文明的社會中，在和平的法庭上即可解決的，而在那時也不能避免以流血的衝突，來作解決這些細小爭論的方法。愛爾 (J. Eyre) 說：當澳洲某幾個部落爲了一定的目的在一定的地方聯合起來的時候，而這種聯合無論如何是不能繼續下去的。在食物底缺乏與狩獵底必要強迫他們分散以前，他們中間已經開始了衝突，並且會很快地引起戰爭，如像大家所知道的。(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borigines of the Australia")

誰都知道，發生這樣衝突的原因，是各各不同的。但大可注意的，就是據大多數旅行家底描寫，這種原因都是經濟的。史坦萊 (Stanlie) 曾問過非洲赤道上土人，他們爲甚麼同隣居部落戰爭，他們答道：“我們出去打獵，隣居追逐我們，於是我們就打隣居，而隣居也打我們，一直打到精疲力盡，或者一方面失敗之後爲止。” (“Dans les tenebres de l’Afrique”) 同樣，貝爾東 (Burton) 也說：“非洲底一切戰爭，是由兩種原因產生的：牛馬底奪取與人底掠奪。” (Voyage aux grands lacs de l’Afrique orientale) 拉采爾 也以爲下面解釋是對的：在紐錫蘭土人間戰爭是由想吃人肉

適願望所產生的。但土人之吃人肉適傾向，是由於該地缺乏動物的原因。

誰都知道，戰爭底勝敗，是以武裝底設備為轉移的。但他們底武裝是以他們底生產力底狀況、他們底經濟以及從經濟底基礎之上生長出適社會關係決定的。說某一部落或民族被其他部落或民族所征服，並沒有說明為甚麼他們所征服適社會結果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加里亞被羅馬人征服適社會結果，同他被日耳曼人征服適社會結果是不同的。英國被諾爾曼人征服適社會結果，同俄羅斯被蒙古人征服適社會結果也是不同的。在這種場合之下，他們差別底最後結果，是由征服者或者被征服者底社會經濟制度決定的。某一部落或民族底生產力愈是發展，則他為了生存競爭而需要改良武裝的可能性亦愈是提高。

然而此種一般的規律，是有很多例外的。在生產力發展極低的場合及在經濟發展極不相同的各階段上適民族。如像游牧民族或定居的務農民族，他們底武裝底差別，其程度並沒有他們後一時代的那樣大。此外，經濟發展底過程，給與某一民族底性質以決定的影響，以致減縮了這一民族底好戰心理，使他不能抵抗那經濟落後而又慣於戰爭適敵人。這就是和平的務農適部落常常為善戰爭適民族所以征服適

原因。拉采爾說，最鞏固的國家組織，常產生於“半開化”的民族，這是以征服的方法結合了農業與游牧兩原素過結果。此種觀察一般地說當然是不錯的，但在相同的場合之下（最好以中國為例），經濟落後過征服者，漸漸投降到經濟較發展過被征服民族底影響之下，這是我們不應忘記的。

地理底環境，不但對於原始部落，即對於開化的民族亦有很大的影響，嘉爾說：“爲了剝削自然力而建立過社會的統治，爲了對於經濟底利用或征服它而組織過人類力量，——此種比較高度的勞動方法之必要，在工業史上實有顯著的作用。在埃及，朗巴第，荷蘭，波斯以及印度底水利事業，即是一例。在這些國家，用運河灌溉土地，不但給了土地以必須的水分，而且給了它以鑄質的肥料。在亞拉伯統治過時代，西班牙與西西里亞底工業繁盛之祕密，即是開闢運河”。(Das Kapital)

地理環境對於人類歷史發展過影響底學說，往往承認“氣候”對於人類社會過直接影響。即是在“氣候”底影響之下，有的種族愛好自由；有的種族甘心屈服於專制君主權力之下，有的種族偏於迷信，願意信從僧侶的。如像巴克爾（Bokle）是最早具有此種觀點的（註）。據嘉爾底意思，地理條件底作用，是經過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生產力底基礎上所

生長出來適生產關係為媒介的，而此種生產力發展適第一個條件即是地理環境底性質。現代的人類學，漸漸地走到此種觀點上來了。依據這種觀點，在“文明”史上適人種底作用，也漸漸地減縮下去了。拉采爾說：“某種文化發明底獲得與人種是毫無關係的。”

但是某種“文化”達到之後，影響到“人種”的生理與心理的性質，這是無疑義的。

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適影響，是一種可變的質量。被這環境底性質所決定適生產力底發展，增加了人類觀於自然適力量。這種力量使他與環繞他適地理環境發生了一種新的關係；現代美國人管理他們底環境與亨里李查時代移

(註) 見巴克爾底『英國文史化』(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卷一。據巴克爾底意見，影響於國民經濟適最大原因之一，為自然環境。他對於人類想像力適影響異常之大，想像力底發展產生了迷信，迷信同時遲緩了知識底發展。比魯一部分的地震，影響到了土人底想像，以致也影響了政治制度。若像西班牙人與意大利人重迷信，即是地震底結果。(112—113頁) 這種直接心理的影響，在文化發展底初期，更其有力。但現代科學的結論，却正相反。在經濟發展到一程度的原始部落，他們宗教的信仰也是相似的(參看“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居美國遊部落底管理是完全不同的。那些以為在同一的地理環境之下，而其居民底性質是可以根本變動遊駁論，見了我們上面的說話，自然可以根本消滅了。

八 意識形態與其影響

在某種經濟結構上生長出來適某種特定的法律與政治
適關係，對於人類底一切心理是有絕大的影響。嘉爾說：“在
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上面，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存條件上
面，建立起了各種不同的感覺、幻想、觀點與觀念底全部上
層_層建築。”物質決定了思想。並且我們可以有根據地說，科學
在解釋社會發展底過程中間所移動適每一新的步趨，都是
證實了現代物質論底這一基本論點。

奴亞萊 (Ludwig Noural) 遠在一八七七年即已經說
過：“言語與理性底生活，是從我們祖先底原始勞動中，爲
了他們共同目的適獲得的共同活動中產生出來的，” (Der

Ursprung der Sprache)他在闡明他底此種創見時,更說原始的言語不是代表客觀世界底物體底本身,而祇是代表爲人類所能感受到過東西,不是積極的主動的,而是消極的受動的。并且他還說得好,“凡一切事物祇有它們受到人類底動作時,才走進入類底意識界,才得到它們底名稱。”簡言之,根據奴亞萊底意見,人類底活動,給了原始語言以語根底內容。很有趣的,奴亞萊是在費爾巴哈底思想中間,即“人類底實體是人與人過共同性與一致性”的思想中間,找到了他底理論的最初萌芽。他是完全不知道嘉爾;否則,他對於在語言形式的過程中人類活動底作用底觀點,是會更接近於嘉爾的,嘉爾在他底認識論中,非常重視人類底活動,與費爾巴哈只重視“直覺”則恰相反。

關連於奴亞萊底理論的,在生產過程中,人類活動底性質是由他們底生產力底發展程度來決定的等等,想沒有再說的必要吧。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如若我們指出,生活形式對於思想決定的影響,在原始部落的社會的及精神的生活,較之在進化的民族中要更爲顯著,這對於大家想是更有益處的吧。斯台依寧(Von den Steinen)關於巴西中部邁土人他說,我們祇有把他們看做狩獵生活產物,才可以了解他們,“他們底經驗底主要來源爲獸類。……大都利用此種

經驗來解釋自然，并構成了他們底宇宙觀。”（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ens）狩獵生活底條件，不但決定了這些部落底宇宙觀，同時也決定了他們底道德觀念、感情、甚至於他們底“藝術嗜好”。同樣的情形，我們也可以在遊牧部落中間看到，在這些部落中間（拉采爾稱做單調的畜牧的部落），“他們底談話底材料有百分之九十是關於畜牧底產生、習慣、成功與缺點。”如像最近尚為文明的“德意志人殘酷地壓迫，不幸的蓋里勞人正是這種“單調的畜牧民族”。

如果原始狩獵部落底經驗，其主要來源為獸類，如果他們底全部宇宙觀是建築在這種經驗之上的，那麼，在那時代的哲學、神學與科學底狩獵部落神話之內容，其取材料於同一來源，也就不是甚麼可以驚奇過事了。蘭格（Indrue Lyng）說：“波希米人底神話特點，就是其中的一切人物都是獸類。除了一個老太婆在他們底傳說中時時出現外，簡直找不出一個人來。”據史密特說，正像波希米人一樣還沒有脫出狩獵時代澳洲底他們底神主要的為飛禽或走獸。

原始部落底宗教，現在還沒有充分地研究。但就我們所知道過一點已經無條件地證實了費爾巴哈^收與嘉爾底“非宗教造人，而是人造宗教”論點之絕對正確。泰羅爾說：“非

常明顯，在所有的民族中間，人實爲上帝底模型；因此，天國底社會與政府，實不過是依照人類社會與其政治組織而虛構的。”這完全是對於“宗教唯物論的觀點”了。而聖西門 (Saint-Simon) 底觀點則恰此相反，這是盡人皆知的。他以古希臘底宗教信仰來解釋他們底社會與政治制度。現在科學已經開始發現了原始部落底技術發展與他們宇宙觀底因果關係，在這一方面，不久將有更多的發現，這是極明顯的事。

在原始社會底全部思想中，最爲一般人所研究的，就是藝術。在這一方面所搜集到過異常豐富的材料，很明顯地而且不可避免地證實了歷史物質論底解釋之完全正確。現在我們把關於這方面過最主要的著作列舉如下：

Schweinfurth, *Artes Africane*, Leipzig, 1876.

R. Andree, *Ethnographische Parallelen*, Artikel:

Das Zeichnen bei den Naturvölkern.

Von den Steinen, 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 Berlin 1894.

G. Mallery, *Pictur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 Washington 1893.

Hornes, Urgeschichte der bildenden Kunst in Europa, Wien 1898.

Ernst Grosse, Die Anfänge der Kunst Kunst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Tuebingen 1900.

Yrjo Hirn, Der Ursprung der Kunst, Leipzig 1804.

Karl Bucher, Arbeit und Rhythmus, dritte Auflage 1902.

Gabriel et Adr de Mortillet, Le Préhistorique, Paris 1900. P. 217—230.

Hornes, Der diluviale Mensch in Europa, Braunschweig 1903.

Sophus Mueiler, L' Europe Préhistorique, traduite du danois Par Em. Philippot, Paris 1907.

Rich. Wallaschek, Aufaenger der Tonkunst, Leipzig 1903.

現代科學關於藝術起源的結論，我們從上面所舉過那些作者之一的一段話看來就可以知道了。

霍尼斯(Hornes)說：“裝飾是隨着工業底活動而發生的，後者實為前者物質方面適先決條件。……沒有工業適民

族，就沒有裝飾。”(Urgeschichte etc P.38)

斯台依雷以為圖畫 (Zeichnen) 是由記號實際物體 (Zeichen) 底類別發生出來的。

貝休 (Beuher) 底結論說：“勞動、音樂與詩歌在最初發生過階段，是一種不能分開過混合體，但這三位一體過基本要素乃為勞動，而音樂與詩歌都是次要的。”據他底意見，“詩歌底起源，須在勞動中去找尋。”他認為沒有一種語言，在一句句字中不帶有音韻的字眼的。若說人類先使用散文，然後及於韻文，這是完全違反語言之內在邏輯的。然而我們如何地來解釋韻文底起源呢？貝休以為身體之有節奏底有音韻底動作，實為詩歌內部組合規律底模型。在文化底發展低度過民族中間，有音韻過動作，通常伴着有歌謠。然而又如何地來解釋身體動作底聯續呢？自然要用生產過程底特徵。從此“詩歌底秘密是在生產底活動中間”。(Arbeit u. Rythmus)

華拉希克 (R. Wallshok) 對於戲劇發生過見解如下：

“這種戲劇底材料為：

“1. 狩獵，戰爭，划船(狩獵者方面的：獸類底生活與習慣；獸類底啞劇；假面劇)(普通的繪畫也是動物——著者)。

“2. 畜類生活與習慣(遊牧民族方面的)。

“3. 勞動(務農方面的: 種植, 打穀, 採集葡萄)。

‘參加戲劇適爲整個部落, 大家都隨着歌唱。唱的是沒有意義適字, 而內容就劇中表演出來(啞劇的)。表演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生存競爭適必要動作。’在許多原始的部落中間, 演劇時適合唱, 往往分成相反的兩部, 華拉希克接着說: “這就是希臘戲曲底原始形式, 這種戲曲最初也是獸類底啞劇。”在希臘人底生活中作用最大的獸類, 就是母羊(Tragos), “悲劇”一字就是發源於“羊”。

是生活決定了思想, 而不是思想決定了生活這個論點, 要想找到比這更其明顯的說明, 怕是不可能的吧。

九 社會發展之科學的說明

但是經濟生活是在生產力發展底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所以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間相互關係底變化，結果使人們底心理也起了變化。嘉爾說：“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底某一一定的階段上，便同社會內現存的生產關係，用一句法學術語來說即是與財產關係發生了矛盾。因為此種關係從促進生產力發展底形式變為它底發展底桎梏。於是就有一個社會革命時代之開始。經濟基礎底變動，使建築在此經濟基礎之上過偉大的上層建築也或快或慢地發生了變動。……無論那一種社會組織，不能消滅於一切生產力未突破之前，因為牠可以給予充分的發育，無論何時，新的比較更高度的生產

關係，在其存在物質條件尚未在舊社會底腹中成熟之前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人類常常是把可以解決問題放在面前，因為我們再進一步考察，就可發現，當人類提出問題時候，常常是在解決此問題必要的物質條件存在時候，或者至少它已在發生過程中。”（見：『政治經濟學批評』底序言——譯者。）

這就是社會發展之真正的純物質論的“代數學”。在此“代數學”中有“突變”即社會革命時期底存在，也有漸變即社會發展時期底存在。某種社會制度底數量上漸變，最後會達到質量上“突變”，即是說會達到舊的生產方法——或者照嘉爾底話，舊的社會形式——底消滅與新生產方法底產生。據嘉爾底意見，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產階級底生產方法可以看做社會經濟發展連續的諸時代。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當嘉爾後來讀到摩爾根底『古代社會』一書時，他已經修正了他對於古代的生產方法與亞洲的生產方法關係底觀點。實際上，封建的生產方法之經濟發展底邏輯，引起了社會底革命，即著名的資本主義底勝利。但如像中國與古代埃及底經濟發展底邏輯，決不會引起古代生產方法底產生。在第一種情形底中間，我們說到的是經濟發展底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接着第二時期而產生。在第二種情

形中間，我們說到的是兩種同時并存過經濟發展底形式。古代社會代替了氏族社會底組織，但在亞洲的社會制度產生以前過社會組織也就是氏族社會組織。這兩種經濟構造底形式，實為氏族社會底生產力發展底結果，而此種結果最後必然地使氏族社會底組織達到消滅。如若這兩種形式間有很大的區別，那它們主要區別過特徵即是地理環境不同。第一種形式是代表生產力達到某種而有一種生產關係底集體社會，第二種形式是代表另一種，與第一種不同過生產關係底集體社會。

很明顯的，氏族社會底發現，在社會科學中過作用，與細胞底發現在生物學中過作用一樣。嘉爾與恩格思在不知道這組織之前，他們對於社會發展底理論終不免有很大的缺陷。這種缺陷，後來恩格思自己也承認了的。

但是給了理解社會發展初期組織以鎖鑰過氏族社會底組織，不僅與史的物質論沒有任何的不利，反之却給它以新的與更有力的論證。它底發現，使我們理解了社會底初期生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那社會生活是如何地決定了社會思想。它底發現，使在社會生活決定社會思想過真理身上，罩上了一件輝煌燦爛的外衣。

但是這都不過是餘話而已。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嘉

爾底話，在生產力發展底一定的階底上建立起來適生產關係，在相當時期是促進此種生產力向前發展的，但隨後它却變爲它發展適障礙了。這是告訴我們，雖然某種程度的生產力底發展，是決定某種生產關係特別是財產關係底原因，但當這種爲上述原因底結果的關係發生之後它們自己已開始影響到原因了。就是這樣發生了生產力與社會經濟間適相互影響。同時在經濟基礎上適全部社會關係以及感情與思想上適上層建築，它們在開始也是促進經濟底發展，而後來却變爲此發展障礙了。所以在上層建築物與下層基礎中間也發生了相互影響適作用。此種事實，即可以拿來解釋初看似乎違反了史的物質論底基本原則適一切現象的祕密。

從來“嘉爾底批評家”對於嘉爾主義底單調以及除了經濟原因以外而忽略了社會發展中其他“因子”適批評，祇是證明了他們不瞭解嘉爾與恩格斯賦予“基礎”與“上層建築物”間適互影響底意義。

爲要使得大家明瞭嘉爾與恩格斯是如何地注意到政治因子底意義，我們不妨把『宣言』底一段話引用在這裏。他在講到資產階級底解放運動時說：“資產階級在封建的專制統治之下，還是一個被壓迫適等級，是一個城市底武裝自治團體，有的地方他成爲一個獨立的城市共和國：有的地方

他成爲君主國底第三等級，以後在手工業時代，他在相對的或者絕對的君主國中，他是貴族底一個對抗勢力，亦即大君主國底基礎。直到大工場以及世界市場成立以後，資產層級在現代代議制國家中，在政治上才成爲排他獨佔的勢力。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執行資產層級的社會事務的委員會而已。”

政治“因子”的意義。在這裏表現得十分明顯，——所以有些“批評家”反覺得這是言過其實或者故意“誇大過語句，但是此種“因子”發生與其力量以及它對於資產層級社會發展過每一階過影響，這在『宣言』中是由經濟發展底過程來說明的，所以各種各樣的“因子”，并不破壞根本原因教一致。

這是無疑義的，政治的關係之影響到經濟運動；但在前者影響到後者之前，前者是由後者創造出來的，同樣這也是無疑義的。

同樣的關於社會人類底心理以及希泰母爾所說過社會概念，也是如此。『宣言』證明了它過作者是如何地理解到觀念“因子”底意義的。但是在同一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如若思想底“因子”在社會發展中有重大的作用，那本身是由這發展創造出來的。

“當着古代世界瀕於衰亡時，古代的宗教也為基督教所征服。當着基督教讓位於十八世紀的開明思想時，封建的社會正同那時革命的資產階級做着決死的鬥爭。”這一點，在『宣言』底最後一章有更深一層的說明。作者在那裏說，他們思想上的同道者正努力着想，在工人底頭腦中間，種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利益正相對立的意識。誰也知道，凡是不注意觀念“因子”底意義的人，他就不會在任何社會團體底頭腦中間有種下任何意識的企圖。

十 社會組織之基礎與上層建築的 交互作用

我們不引證嘉爾與恩格思底其他著作而祇引證『宣言』的，是因爲這部書是他們初期的作品，那時他們對於社會發展底“諸因子”底相互關係的理解，還很像幾個他們底“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單調”。可是在那個時期，他們底特徵事實上不是“單調”，而祇是想避開折衷論（如像他們底幾個“批評家”所明顯表現出來的），走向一元論，這是我們可以明顯見到的。

說到恩格思底兩封信時，（兩信曾揭載於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一信寫於1890年，一信寫於1894年）伯恩斯坦

先生常常很高興地贊賞這兩封信，似乎這兩信底內容明白地證實了嘉爾底朋友及其同道者思想底進化。在這兩封信上有兩段是他以為最能使人確信邁文字，這兩段文字我們有把牠轉載下來的必要，因為它恰是與伯恩斯坦先生所證明邁完全相反邁東西。

其中的一封信說：“那無數的相互錯綜的力量，無窮的各種力量的并行存在邁結果，這就是歷史底事件。但這裏我們又可以把它當做不受任何意識與意志所支配邁力量底產物來觀察，因為每一個人所希望邁東西，常常因其它東西的阻礙達不到目的，而所得到邁東西，又不是他所需要的。”(1890年的信)

其中的第二封信說：“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以及其它等等都是隨着經濟底發展而發展。但它們中間是彼此相互影響着的，而且也能影響到經濟基礎。”(1894年的信)伯恩斯坦先生以為這裏所說邁經濟“基礎”以及在此經濟“基礎”之上邁“上層建築物”邁關係是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的有些不同。但為甚麼不同呢？這裏正是重復上面所說邁話。政治及其它等等都是隨着經濟底發展而發展的。很明顯地，伯恩斯坦先生是曲解了『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他以為在經濟“基礎”上所發生邁

社會的與思想的“上層築物”對於經濟“基礎”是沒有任何反響作用的。但是我們知道，這樣去瞭解嘉爾底思想是完全錯誤的。那些努力信從伯恩斯坦先生底“批評”過人們，既想把嘉爾主義通俗化，而又不能預先瞭解他底學說：既不懂得，就祇好聳聳他們底肩膀了。

在伯恩斯坦先生底所摘引過第二封信上，有一處對於瞭解嘉爾恩格斯底歷史理論底要義比較我們上面所摘引過而為伯恩斯坦先生所曲解過兩段文字更為重要。其中的一段說：“誰也不能以為經濟情形底本身會機械地動作。人類自己經營着他們自己的歷史，可是他們底經營是為他們底環境所限制的。並且他們是各種實際關係所決定的。在這些關係中間，經濟的關係——不管它受到政治方面與思想方面過影響是如何地強烈，然而歸根結底它是有決定的作用。它底線索貫穿了一切其他的關係，祇有這個線索才能引導我們去獲得全部的理解。”

解釋嘉爾恩格斯底歷史學說，認為“經濟情形底本身存在着機械的自動作用”過人們，如像我們已經看到過自信為“正統派”過伯恩斯坦先生以及那些“從嘉爾主義走到唯心論”過嘉爾底“批評家”，都是其中過重要腳色。這些深沉的思想家對於歷史是人作的而不是經濟底機械動作過論

點，以為這恰是嘉爾與恩格思底“單調”，并以之來證明他們自己的聰明能幹。實際上，他們所“批評”嘉爾是在他們底不自覺中產生的，而不是我們現在所說嘉爾，因為他們底那種天真爛漫的心理，除了產生他們底錯誤以外，別的是不能有的。當然的，這些“批評家”對於史的物質論是不能有甚麼“補充”或“修正”的。所以我們不願意再同他們辨難，而去同這理論底“創造者”發生關係，是較為有益。

特別應該指出的，就是恩格思在他死前不久，否認經濟之歷史動作底“機械的”解釋，他不過是重複——所用術語大抵相同——嘉爾在1845年論費爾巴哈大綱第三條上所已說過的話而加以闡明罷了。嘉爾非難他以前底物質論說，“假若在一方面人類是環境底產物，那在另一方面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物質論在歷史方面底任務，據嘉爾底意見，即在說明為環境所造成的人類是如何地在改變着環境。對此任務底解決，他指出在不依賴於人類意志的諸種條件影響之下所成立的人類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即是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人與人底關係。生產關係底變動，即是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底關係底變動。此種關係底變動不能“機械”地完成，即是說離開了人類底活動，它底變動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關係就是在人類活動底過程中固定了人與人底關係。

但是這些關係底變動，實際上常常是向着與人類願望正相反對面方向進行的。“經濟結構”底性質以及此性質變動底方向，不是依賴底人類底意志，而是依賴於生產力底狀況與生產力發展底結果而發生適某種社會生活關係底必然變動的。恩格思用以下遊話來說明這一點：“人類自己經營着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一直到現在，他們底經營——即在單獨的社會中間——并不是依照一般的意志和一般的計劃進行；他們底努力是互相交錯着的。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一切的社會都為‘必然’所支配，此種必然之內在與外形的表現即是偶然。”因此，人類底活動，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換言之，是有規律性的，能為科學的研究之對象的。史的物質論常常指出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同時在一開始它又給我們從科學的見地來理解此變動過程適方法。所以我們有權利這樣說，歷史物質論底解釋，給了以科學解釋人類社會適社會學以必要的理論基礎。

從今以後，關於社會生活任何方面適研究，能否有科學底意義，這完全是看它是否接近於物質論底解釋。此種立論是完全正確的。不管“唯心論復活”底趨勢是如何洶湧，而此種解釋方法底應用，在那些不以空談為能事而以發現社會現象底因果關係為責任適學者中間，漸漸地成為一種普遍

現象了。在歷史底研究中間，不但那些不信奉史的物質論者人，即是對於史的物質論沒有任何觀念的人，也不自覺地變為物質論者了。但因為他們對於物質論適無常識以及他們底偏見，阻止了他們對於物質論適多方面的瞭解，以致事實上把他們底觀點弄成了單方面與狹義的了。

十一 社會現象之決定要素底複合

舉一個很好的例子吧。十年以前有位著名的法蘭西學者愛斯賓那斯(Alfred Espenace)，他是現代社會主義者底大敵人，曾出版一部非常有趣的，至少在他底意向方面是有趣的，關於“社會科學底研究”叢書，書名為『技術底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他完全以人類歷史底“實際”常常先於“理論”唯物論的原則為出發點，研究技術對於古希臘思想發展底影響，即是對於宗教與哲學發展底影響。他底結論是這樣。古希臘宇宙觀底發展底每一階段，都是為他們底生產力底狀況決定的。這當然是非常有興趣而且重要底結果。但是習慣於應用物質論的方法解釋歷

史現象過人、看了愛斯賓那斯底“研究”，當然會發現他底單調思想。這是很簡單的，這位法蘭西底學者對於思想發展底其它“因子”，例如層級鬭爭，他並沒有注意到。而這一“因子”對於思想底發展，實際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在不知道層級底原始社會中間，生產底活動接影響到他們底宇宙觀與美感。裝飾是從技術來的，跳舞——這是社會中最重要底藝術——常常是些生產過程中動作底複演。這在經濟發展階段最低底遊獵部落中間更是明顯。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我們說到原始人類底心理對於經濟活動底依賴時，我們常常是引用到此種部落社會。但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間，此種活動底直接影響已沒有以前那樣顯著了。這是非非常明顯的。例如澳洲婦女底各種跳舞之一，即為她們採集樹根底動作的複演。例如風靡法國十八世紀的美人舞，當然不能說這是這些貴婦人底生產動作之複演，因為他們是甚麼生產勞動也不幹的，她們所操心的祇是“溫情的科學”。要想瞭解澳洲土人底舞蹈，祇要知道採集野生的植物根對於部落生活有如何重要的作用就夠了。但要瞭解米羅哀脫（Menouiet法國舞蹈之一種——譯者），祇知道法國十八世紀底經濟是不夠的。這裏我們所說遊舞蹈，它是表現了非生產階級底心理，此種心理須用很多的所謂上流社會之“習慣與

禮儀”來說明的。在這裏似乎經濟底“因子”讓位給心理底“因子”了。但是非生產層級之出現於社會，其本身乃社會經濟發展底產物，這是我們不應忘記的。其意思即是說，經濟底“因子”在任何場合都能保持着優越的地位。反之在此種場合，其意義是異常明顯，因為它決定了其它“因子”底勢力範圍與可能性。

但這是不夠的。上等階級，當其以領導者底資格參加生產過程時候，對於下等階級是異常忽視的。這在兩層級底思想上反映了出來。法國中世紀的寓言 (Eabliaux)——尤其是仁愛之歌 (Les chansons de geste)——描寫當時農民情形如下：

Li vilain sont de laide forme

Ainsi tres laide ne vit home;

Chaucuns a 15 piez de granz.

En anques ressemblent jaianz.

Mais trop sont de laide maniere.

Bocu sont devant et derriere.

譯文：

農民骯髒模樣，

使人難於設想；

身長十五英尺，
儼是巨人形相。
多麼醜陋難堪，
胸向前背向上。

而農民對於自己的觀察，自然是用另一付眼光的。他們憤恨封建領主底傲慢故而歌道：

我們是人，如像他們；
我們有受苦的能力，也如像他們。

如是他們問道：“當亞丹耕種着，夏娃紡織着適時候，貴族在那裏？”總之，兩層級對於一切事物適觀察，都是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的。而此種立場底性質，是以他們底社會地位決定的。層級鬭爭，在鬭爭兩方面適心理上，刻印了不可磨滅適記號。這當然不限於中世紀或者法蘭西是如此，在每一國家，每一時期，層級底爭鬭愈是緊張，則對於爭鬭兩方面心理上適影響亦愈強烈；誰想研究層級社會心理底歷史，誰就不得不注意到這些影響。否則，他連甚麼東西也不能瞭解。譬如你拿直接的經濟原因來說明法國十八世紀繪畫界底大衛學派(School Davida)出現適事實吧，你一定除了滑稽的與乾燥的謬論之外，甚麼也得不到的。但如若你把這學派看做大革命前夜法國社會內層級鬭爭之觀念的反映，那

就全然不同了。就是那些在表面上似乎與經濟完全不相關聯過大衛學派底繪畫，至此你也會完全瞭解的。

關於古希臘底思想史，也可以這樣說，它是深深地受到了階級鬭爭底影響的，但此種影響在愛斯賓那斯底有趣的研究中是沒注意到，所以他底重要的結論就難免有些單調了。像這樣的例子，在今日可以舉出很多來，這些例子都是指出嘉爾底物質論對於大多數學者給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就是說嘉爾底物質論除了教導他們注意技術的與經濟的“因子”以外，并須注意其它各種“因子”。這似乎是一種矛盾的現象，但如若我們注意到嘉爾雖然是用經濟底發展來解釋全部社會運動，但這祇是最後的解釋，在這解釋之前，還存在很多中間“因子”底作用，那麼，上述過表面上過矛盾現象，并不足以驚奇吧。

(註) 再舉一個別方面過例吧。如像 A. Koste 所說的(可參看他的: *Les facteurs de population dans l'évolution sociale*, Paris, 1910) “人口底因子”對於社會底發展當然有很大的影響。但嘉爾說得好，抽象的人口繁殖律祇是在動植物界中存在的。人類社會中人口底增減是依賴於社會底構造。而這社會底構造是由它底經濟底結構決定的。沒有任何“抽象的繁殖律”能給我們說明為什麼現代英國人口不增加過事實。那些以為社會底發展底根本的原因由於人口增加過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是犯了很大錯誤的。

十二 哲學思想與經濟適關係

在近代科學中，現在却開始發現了另外一種與上述適愛斯賓那斯正相反對適傾向。這傾向即是以階級鬭爭底影響來說明思想史。此種完全新的而尚未明顯表現出來適傾向之產生，自然是直接受了嘉爾底歷史唯物質論底影響。我們在希臘人愛里夫非魯蒲羅斯(A. Hefferopulosai) 方面發見了此種傾向。他底主要著作『經濟與哲學』(第一卷 Die Philosophie und die Lebensauffassung des Griechentums auf Grnd des gesellschaftlichen Zustande, 第二卷 Die Philosophie und die Lebensauffassung des germanisch-romischen Volker)於1900年在柏林出版。愛里夫非魯蒲羅

斯認為任何時代底哲學都是表示出適合於那時代底“人生觀”與“宇宙觀”的。當然這不是新的思想。黑格爾已經說過，一切哲學都不過是那時代底思想底表現。但在黑格爾看來，各時代底特質與適應各時代哲學發展底階段，都是為絕對的觀念所決定的。反之在愛里夫非魯蒲羅斯，却以為任何時期底特點最先是為適合於那時期適經濟狀況所決定的。任何民族底經濟決定了他們底“人生觀”與“宇宙觀”，但這些最初是在哲學中表現出來的。經濟基礎底變更，同時也變更了思想上層建築物。因為經濟底發展，使社會上發生了階級與階級鬥爭。那一時期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是不能有一致的性質。不同的階級就依照他們底地位，他們底需要，他們底企圖與他們底爭鬪底經過，有不同的人生觀與宇宙觀。

愛里夫非魯蒲羅斯對於一切哲學史底觀點，就是如此。此種觀點之值得我們極大的注意與充分的同情，這是用不着說的。可是在哲學的文獻中，祇把哲學史單單當做各種哲學系統底適合觀點，很早以前就為人所不滿意了。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著名的法國學者畢加荷(Peckavi)在討論如何研究哲學史問題適小冊子(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e qu'elle a été, ce qu'elle peut être)中，公開地說過這類適合是不能解釋甚麼的。愛里夫非魯蒲羅斯底著作出版以

後，可以說哲學研究方面是向前進了一步。也可以說是歷史底物質論應用於最離開經濟思想部門中之一勝利。但是可惜，愛里夫非魯蒲羅斯對於物質論的辯證法之方法底應用，沒有表示出他底熟練手腕。他把擺在他前面逆問題極端地簡單化，因此，他對於問題除了單調的而又不充分地解決以外，不能找到其它的解決。例如克西諾芬（希臘大詩人之一——譯者），愛里夫非魯蒲羅斯底意見，在古希臘哲學中，他是努力於無產階級哲學之表現者。他是那時代的盧騷。他企圖改革社會，想把一切公民變為平等與一致，他底富有歸一逆理論，祇是他改革草案之理論根據而已。克西諾芬從他此種改革底理論基礎上，依據邏輯的發展，產生了他底哲學特徵——從對於神逆觀點直到對於外界感覺之帶有欺騙性的理論為止。

無知的赫拉克里特底哲學是由反動的希臘貴族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逆企圖而產生的。普遍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天生人類是不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滿足於他自己的命運。在國家內應廢除的不是現存的制度，而是暴力。此種暴力，無論是在少數人的統治之下，或者羣衆的統治之下，都是可能的。權力應該屬於表現出上帝底規則逆法律。上帝底規則是不排斥一致性的；但據他底意見，一致性是兩極端底一致。

所以克西諾芬底計劃之實現也許是上帝規則底破裂。此種思想之發展與普遍化，就造成了赫拉克里特之辯證法的學說。

以上過話，都是愛里夫非魯普羅斯所說的。因為篇幅底缺乏，使我們不能再摘引他對於決定哲學發展底原因過分析之其它例證。并且也沒有這種必要。此種分析底失敗還是讀者自己去覓察吧。事實上，一般思想底發展過程比較愛里夫非魯普羅斯所想像的不知要複雜多少哩。你祇要看他關於階級鬥爭對於哲學史過影響過簡單到再不能簡單過考察，你就發覺他沒有讀過亞斯賓那斯底書，實是令你遺憾過事。否則，愛里夫非魯普羅斯底單調方法，也許可以補充他分析底缺陷吧。

無論如何，愛里夫非魯普羅斯之不成功的嘗試，祇是作了下述論點之更新的論據而已（這當然是出於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即是說嘉爾底歷史物質論之更澈底的瞭解，可以使現代若干學者免去單調的危險。愛里夫非魯普羅斯對於嘉爾底物質論是知道的，可是他誤解了它。這在他對於物質論以為必須加以修正過一點上，已經證明出來了。

他認為某一民族底經濟關係祇是決定了它底“發展底必然性”，而發展本身是以個人底行為決定的。因此，這一民

民族“人生觀與宇宙觀”是以下面三種原因決定的：第一，民族底特性與其地方底特性；第二，民族底需要；第三，爲其環境所產生過改造家底人格底特性。據愛里夫非魯浦羅斯底意見，祇有在這種意義中間，我們才能說明哲學與經濟關係，哲學執行了時代的要求，而此種要求是與哲學家底人格相適應的。

愛里夫非魯浦羅斯以爲他對經濟與哲學過關係之觀點，同嘉爾與恩格思物質論的觀點，是比較特別的。所以他認爲有給歷史解釋以新的名稱之必要。這名稱他叫做“希臘底變的理論”(Griechische theorie des Werdens)。這簡直是滑稽。關於這一點，我們所要說的，即是“希臘變的理論”實際上不過是非常沒有系統的與十分混淆的歷史物質論之說明。他從他底方法解釋到實際應用時更是窄狹了許多，但正當這時候，他已是完全離開了嘉爾。

關於留下了他們底活動痕跡於人類歷史上過一般人物底人格，特別是“哲學家底人格”，普通人以爲嘉爾、恩格思底理論是全然不給它留下一點地位的，這是絕大的錯誤。“人格”底地位是有的；但同時嘉爾、恩格思底理論要避免爲經濟的必然所決定過發展過程與“人格”活動過對立。誰達到此種對立時，就證明誰對於歷史物質論底解釋之不瞭解。我

們已經不止說過一次，歷史物質論首先承認歷史是人做的。歷史既然是人做的，那自然很明顯，便是由“偉人”做出來的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偉人”底活動是為甚麼所決定的，關於這一點恩格思在我上述週兩封信中說：

“在某一個時候，某一個國家內產生這樣的人，正是這樣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人——這當然是偶然的事。但如若除去這個人，那他底替代者是必需的，結果一定會找到一個同樣的替代者。偶然的一點，就是在疲於戰爭週法蘭西共和國所必然出現週軍事獨裁者是哥爾克人拿破崙而不是其他的人。沒有拿破崙，他底位置也會有別人來代替，只要歷史需要，每一次都可找到適當的人物，如凱撒，奧哥斯脫，克倫威爾等，這是可以證諸事實的。如若嘉爾是歷史的物質論底發見者，那麼，底哀爾，基佐，米乃以及其他一切在1850年以前週英國史家底例上，就可以證明他們當時都是向着這個發見努力的。摩爾根之同一觀點底發見，就是證明歷史的物質論底發見時期已經成熟，並且必然地要為人所發見。一切歷史上週偶然，或似乎是偶然的事件，都是如此。我們底研究離開經濟範圍愈遠，愈是帶有抽象的精神底性質，那我們在它底發展中碰到週偶然事件亦愈多，而它底運動愈是帶有曲線性的。如果我們在這曲線中劃一軸線，那我們就會看到，

研究底時期愈長久，考察底範圍愈廣闊，則此軸線愈是同經濟發展底軸線相平行。”（“Der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 Berlin, 1895 No 20, P.374）

無論在精神發展或社會發展底界限內，一切偉大人物底“人格”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偶然事件，它底出現並沒有妨礙人類精神發展底“平行”線同經濟發展底“平行”線的并行前進。如若愛里夫非魯浦羅斯能更注意地研究嘉爾底歷史理論，而少努力於創造他自己的“希臘的理論”，那他一定更能理解這一點吧。

我們當然承認，在我們現在這時候還不能常常發見某一時代某種哲學觀點底出現與那時代經濟狀況之因果關係。但要知道，我們現在不過是開始向這方面工作；如若我們能回答這裏發生過一切問題——或者大部分問題，那我們底工作就已經終結或近於終結了。在現在這種場合有重大意義的，並不是說我們還不能征服在這方面所碰到過一切困難——一舉解除科學上一切困難過方法是沒有的——而是說歷史物質論底解釋之對於征服這些困難比了唯心論與折衷論底解釋要容易得多。下面過事實就可以證明這一點：自從法蘭西王朝復辟以來，在歷史底領域內，科學底思想都特別有力地傾向於現象之唯物的解釋，換言之，即科

學底思想努力探求物質論的解釋之傾向——一直到現在還沒停止，雖然那些誇大的有產階級底思想家一聽到“物質論”這個字就要大發雷霆之怒。

爲甚麼必然要用物質論來解釋人類文化底各方面適第三個例，卽爲費依亥海爾特(France Feuerherd)底作品“從經濟上所發生適體裁”(Die Entstehung der Stile au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Theil Leipzig 1902)。費依亥海爾特說：“與佔統治地位適生產方法相適應適國家形式，是爲此生產方法所決定的；人類智力底發展是趨於一定的方向，不能有別的方向的。因此，每種體裁（在藝術方面——著者）底發生，是以生活於一定的國家組織之下，生產於一定的生產方法之下而有一定的理想適人類存在爲前提的。有了此種原因，人類很自然地并且必然地創造了適合於此種原因適體裁，如像太陽一出，麻布變成白色，臭化銀變成黑色，雲際中美麗的虹底出現，都是不可避免的。”這當然是如此，可是有趣的就是這種解釋，也爲藝術史家承認了。當着費依亥海爾特開始以古希臘底經濟狀況來解釋希臘各種體裁底起源時，就不免有些死板。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這部書底第二部出版了沒有，但我們對此是沒有多少興趣，因爲我們很知道他并不能夠很好的應用現代物質論的方法。

他底判斷與他底那種圖表式的了解不禁使我們想起了我們底理論家弗理希 (Frieche) 與魯齊哥夫 (Rogiokov), 我們希望他們正和希望費依哀海爾特氏一樣, 好好地研究一下現代的物質論。祇有嘉爾主義才能救濟他們, 使他們不致墮入死板與圖表式的危險。

十三 藝術與經濟週關係

已經去世的邁米哈魯夫斯基 (Mehailovsky) 同我們爭論週時候，他曾斷言嘉爾底歷史理論在學術界還沒有廣大傳佈。這話之不正確，我們在許久以前就已經看到，並且以後還要看到。但我們開始必須把那些足以妨礙獲得歷史的物質論之正確理解週若干曲解掃除淨盡。

這裏我們把嘉爾、恩格思對於“基礎”與“上層築物”週關係底見解，簡單地表明如下：

1. 生產力底狀況；
2. 被生產力所決定週經濟關係；
3. 在某種經濟底“基礎”上發生週社會底政治的制

度；

4. 一部分直接由於經濟，一部分由經濟上發生迴社會的政治的制度所決定迴社會的人類心理；

5. 由於這種心理反映出來迴思想與觀念底發展。

這個公式很是廣闊，它包含了歷史發展底一切“形式”，與那拆衷論是全然不同的（拆衷論除了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影響以外，就不能前進一步，而且它也沒有想到這些力量相互影響迴事實還沒有解決它們底起源問題）。這公式是一元論的公式，它是澈底的物質論的。黑格爾在他底“精神哲學”中說：“精神是歷史底唯一原動力。”立於唯心論底足上以為思想決定物質迴先生們，當然祇有這樣想。嘉爾底唯物論指出，生活底歷史是如何地決定了思想底歷史。但唯心論並沒有阻止黑格爾承認經濟底動作爲“精神底發展”底原因，正像物質論沒有阻止嘉爾承認歷史上“精神”底動作，在某一時期亦爲決定“經濟發展底方向”之一種力量。

一切的思想，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即是某一時代的心理，這是不難瞭解的。凡是願意認識事實迴人，都是會相信這一點的。我們拏法蘭西底浪漫主義做例吧。露俄，特拉克羅羅亞與貝里歐士在藝術界中是完全不同的三方面工作的。他們各各距離得很遠，至少露俄是不愛好音樂的，特拉克羅

亞對於音樂家底浪漫主義也是很輕視的。可是這三位了不得的人，被人稱為浪漫主義底三位一體，這是很適當的。因為在他們底作品中間，反映出同一的心理。在特拉克羅亞底圖畫“但丁與文吉利”中所表現過情緒，正和蕭俄在『愛爾娜尼』，貝里歐士在『幻想之曲』中所表現過一樣。關於這一點，他們同時代過人，祇要是注意文學與藝術底真正面目的都是感覺得到的。歡喜古典派藝術過愛格爾曾稱貝里歐士為‘可怕的音樂家、怪物、強盜、背教者。’（參看“Souvenirs d'un Hugolatre” par Augustin Challamel, Paris 1885, P.259.）同樣他們嘲笑特拉克羅亞底畫筆為醉人底掃帚。大家都知道，貝里歐士正像蕭俄一樣，曾經支持過很多的爭鬪，貝里歐士底勝利的獲得比較蕭俄曾經經過更多的困難。然而為甚麼他在他底音樂中所表現過心理與浪漫主義的詩歌戲曲所表現的一樣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瞭解法蘭西音樂與文學的比較史中許多類似之處，而這些對方雖然不是永久不能瞭解的，然而却是不輕易為人所瞭解。法蘭西浪漫主義的心理，祇有當我們把它看做在一定的社會的與歷史的條件下過某階級底心理時，我們才能瞭解，這是無容疑義的。稽爾蘇說：“三十年代文藝界底運動，離開民衆革命底性質還是很遠。”（Hector Berlioz et la société

de son temps, Paris, 1904. p.190)這當然是對的。這種運動底本質，是資產層級性的。但單是這樣說還不夠，因為它在資產層級中，并不能得着一般的同情。據稽里蘇底意見，他所代表的是少數“選民”底企圖，這些選民是特別聰明而有爲人所不能發見過天才的能力。他根據這種唯心論的推測并斷言當時法蘭西底資產層級，對於代表他們在文藝界努力過思想家所企圖的是甚麼，還大部分不能了解。層級底思想家所表現過企圖與趣味同層級間過不和諧，在歷史上是常見的事。此種不和諧是可以用人類精神發展底許多特點解釋明白的。但有趣味的，就是此種不和諧，往往引起“敏覺的”“選民”與“遲鈍的”資產層級間過疎遠。這種疎遠使那些幼稚的不了解浪漫主義之極高度的資產層級性過人們，直到現在還陷入於錯誤之中而莫能自拔。這裏同別處一樣，此種不和諧底起源與其特性，祇有用社會層級間過經濟狀況才可以解釋。這裏同別處一樣，祇有生活才能闡明思想底“隱秘”。這就是爲甚麼在這裏同別處一樣，祇有物質論給“思想底行程”以科學的說明。

十四 對科學的歷史理論諸批判者 適意見

企圖說明思想行程適唯心論者，從來不知道很注意地從“事物底行程”底見地去考察一切。所以泰因是以藝術家底環境底特點來說明藝術品的。但是甚麼特點呢？心理底特點，即某一時期底一般的心理，而不知此種特點底本身也是需要說明的。物質論說明某一社會或某一階級底心理，是依據於經濟底發展所產生適社會結構，而唯心論者的泰因，却以社會底心理來說明社會制度底起源，所以結果他陷入於沒有出路適矛盾之中。全世界底唯心論者，現在却不愛泰因了，因為據他所說的，環境就是在某一時期某一階級底羣衆

的心理，即是某一時期某一階級底“庸人”底心理，這種心理他以為是一切科學家最後裁判者。他底這種理論即是說，“偉人”底思想與感覺，常常是依照“庸人”底指示，為“中庸”所支配着的。然而這不僅不是事實，而且對於資產階級底“知分識子”是有妨害的，因為這些人常常是把自己算做偉人之一。泰因即是說了甲就沒有力量去說乙遜一個人，他毀壞了他自己，他從無出路避矛盾中逃出以後，除了走上歷史物質論是沒有其它的道路。歷史物質論對於“人格”、“環境”、“庸人”與偉大的“選民”是給以適當的地位的。

我們還有一點要說的，就是從中世紀起直到1871年止，法蘭西底社會的政治的發展以及社會階級間避鬭爭，在西歐底國家中，帶有標本的性質。因此，上述的鬥爭底發展與思想史底因果關係，在法蘭西是最容易為人所發現，這是極饒興味的事。

關於講到法蘭西復辟時代哲學史中神權學派思想廣佈避原因時，弗靈脫說：“如若不是康第里加底唯覺主義替此種哲學開拓一條道路，如若此種哲學不是與復辟時代前後避法蘭西社會中廣大羣衆底利益相適合，那此種哲學底成功，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要想說明它，怕是完全不可能的吧。”（“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nce and Germ-

any”)這當然是如此，而且當時是那一階級已在神權學派中間找到了它自己利益的思想上的表現，這也是我們所容易理解的。但我們要是更進一步地研究法蘭西史，那我們會看見：革命前法蘭西底唯覺主義底成功之社會的原因，是否同樣可以找到呢？當時思想運動所提出唯覺主義底理論家，不也是某種社會階級底企圖底表現嗎？是的，這運動所表現是法蘭西“第三等級”底解放企圖。如若我們向這方面再進一步，那我們就會知道笛卡兒底哲學，實際上祇是那時代經濟發展底必然與社會勢力底相互關係底反映吧。最後，如若我們上溯十四世紀，祇要稍須加以注意，那我們又會知道那時法蘭西宮庭內及貴族中間所流行過武士小說，也不過是那時代他們底生活與趣味底反映。總而言之，一直到最近我們還可以說，在“一切民族底前驅者”底顯著的國家中間，思想運動曲線是與經濟發展以及為經濟所決定過社會底政治發展底曲線相平行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法蘭西底思想史，對於社會學是有特別價值的。

那些各種各色“批評”嘉爾先生們，至少對於這點是不知道的。非常明顯的，批評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然而你們批評需要了解你們批評的是甚麼。批評某種科學底研究方法，就是在此種研究方法所發見過現象底因果關係，決

定它有多少是靠得住的。要決定這一點，祇有根據實際經驗，就是說自己來使用這方法，否則是不可能的。批評歷史的物質論，祇有利用嘉爾、恩格斯底方法，來研究人類底歷史運動。祇有這樣，才能發見這方法底強點與弱點。恩格斯說明他底認識論時，曾說：布丁（是麵包、牛乳與雞蛋等混合製造適食品——譯者）底證實就是吃（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這話應用到歷史的物質論，也是同樣正確的。要批評這盆湯，須先嘗試這盆湯，要嘗試嘉爾、恩格斯底方法須先應用這方法。但是要想正確地使用這方法，單是對於嘉爾主義底“單調”做些似是而非的批評是不夠的，必須要更真誠地做些科學底準備與更堅決地做些思想上適鍛鍊才有可能。

嘉爾底“批評家”常常是擎着惋惜的責備的或者譏笑的态度說，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這樣的一部書能給歷史物質論一個理論的證明。他們所說適書，據他們底意思，大概是從物質論的觀點給研究世界史的一個簡便指南吧。但是著作這樣的一部書，無論是每一個學者，——不管他的知識是如何地廣博——或者一羣學者，不僅現在缺乏充分的材料，即在最近的將來也不會有。這種材料實際上祇有利用嘉爾底方法，對於科學底各方面做長期的研究工夫，才能積聚起

來。換言之，就是需要這部“書”邀“批評家”想從事情底煞尾開始他們底工作，卽是想從物質論的觀點說明那已經說明了適歷史底過程。事實上像這類的書現在并非沒有，現代的學者常常在不自覺中，在現代社會科學底領域內給了他們所研究適現象以物質論的說明，這一類的學者從來就不少，就我們在上面所列舉的，已能充分地說明這點。

拉布拉斯說過：在牛頓偉大的發現之後，差不多過了五十年才發現對於他適主要補充。此種偉大的真理，爲要求得普遍的了解，爲要克服舊時的旋回說以及與牛頓同時代適數學家所給予適種種困難，經過這樣一個長的年月是必要的。

現代的物質論，——堅固而又徹底的理論，——所碰到適困難，比了牛頓底理論出現後所碰到的更大得多。嘉爾底理論是決然地與公開地反對現在統治階層底利益，而現代學者的大多數又不得不屈服於此種勢力之下。“觀察一切，無論如何要從它們底轉變方面着眼適”物質論的辯證法，自然得不到現代西歐底資產階層，卽保守階層底同情。因爲它是同這一階層底氣質相矛盾，所以這一階層底思想家把它當做是一種不能容許的，不雅觀的，不值得一般“名譽的人”特別是“尊貴人”去研究適東西。所以每一個“尊貴”的學者

爲他道德上過責任而避開同情於物質論過一切嫌疑，確是無足驚奇的事。然而這也是常有的事，就是這些尊貴的學者愈是想避開物質論，而他們在他們底專門研究中，却愈是堅持着物質論底觀點，因此，在這裏就產生了半意識着的“有條件的說謊”，自然這對於理論的思想是有很不好的影的。

十五 自由與必然遊關係

現存制度愈是在經濟發展所引起遊階層鬭爭底影響之下動搖起來，有產階級社會底“有條件的說謊”則愈是增大而普遍。嘉爾說得好，生長着的生產力與現存制度間遊矛盾愈是發展，那統治層級底思想愈是帶有虛偽的性質。生活愈是呈露出這種虛偽的性質，則這一層級底言語愈是變為崇高與道德（“Sankt Nax”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Augst 1904 P 370-371）。這思想底正確特別在現在表現了出來，如在德國哈爾丁與馬爾帝克底訴訟案所曝露出來遊墮落現象底普遍散布是同社會科學中“唯心論底再興”同時并進的。就是在俄國“無產層級理論家”中間，也有不瞭解這

種“再興”底社會原因反而自己接受了它底影響過人，如像波格達諾夫與巴查羅夫等。

但是嘉爾底方法所給予一切科學家過便利處是如此的偉大，就是那些歡迎服從現代“有條件說說”過人，也開始公然承認它了。例如1909年出版的『經濟史觀』(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底作者美國人塞爾格曼，就是其中過一個。他公然承認，一般學者害怕歷史物質論的是因為害怕嘉爾從這理論中所得出過社會主義底結論。但他以為可以吃羊肉，剩下蔬菜，反對社會主義同時是經濟的物質論者。他說：“嘉爾經濟觀點底錯誤事實，對於他底歷史哲學之真偽沒有絲毫關係。”但實際上，嘉爾底經濟觀點與他底歷史觀點是緊相聯繫着的。要很好地瞭解“資本論”，而去深深地思索一下“政治經濟學批評”上著名的序言，當然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在這裏不能說明嘉爾底經濟觀點，且這些觀點實際上不過是構成歷史物質論底必要的一部分，這種無容疑義的事，當然也用不着去說明。(註一) 但我們還要附帶

(註一) 我們用方句話來說明這一點。據嘉爾底意見“經濟底範疇不過是社會生產關係底理論的與抽象的表現。”(見『哲學底貧困』第二部)這就是說，嘉爾是從社會生產過程中人類相互的觀點上來觀察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同時他又用這生產底發展來解釋人類歷史運動底基本特質。

說的，就是“尊貴”的學者塞爾格曼對於物質論還是害怕的。這位經濟的“物質論者”以為用經濟底原因去解釋“宗教以至基督教”底企圖，簡直是不能容許過激行為。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嘉爾底理論將要同如何地根深蒂固造成見與障礙去奮鬥。然而塞爾格曼底著作出現的這一事實，就是他所說過條件底性質，也使我们得到了一點根據，去希望歷史的物質論——雖是在被責備的與被“純淨化”的形式中——能夠從那些還沒有拋棄他們自己的歷史觀點的資產階級底學者方面得到承認吧。(註二)

但是對於社會主義、物質論以及其它的過激言論的鬭爭，是以“某種精神的武器”底存在為前提的。在對於社會主義的鬭爭中，此種精神的武器主要的就多少點是有成就而被所謂“主觀的經濟學”所強奸了過統計學。在對於物質論

(註二) 下邊過比較，很可以教導我們一點批評嘉爾過話。物質論的辯證法，說明了現存的制度，同時又說明了這制度底必然崩壞。在這一點他看到了它底尊貴處與它底進步意義。而塞爾格曼說：“社會主義是研究應該怎樣的理論，歷史物質論是研究過去怎樣的理論”。他以為他是歷史物質論的擁護者，就是根據這一點。換句話說，說明現存制度必然崩壞過物質論，是可以不管的，但它底方法却可用來解釋過去的東西這是在思想界中各種“複式簿記”的一種，這種簿記也是由“經濟底原因”產生的。

過爭鬥中，最有力量工具就是各種各樣的康德哲學。在社會科學底領域中間，利用康德哲學過目的，就在把它當做分裂物質與思想過聯系過二元論底學說。經濟問題底討論是出於本書範圍之外的，所以這裏我們祇是來估計一下反動的資產階級在哲學底領域內所利用過哲學底武器。恩格斯在結束『從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書時說：“當資本主義時代創造出來的強大的生產工具變成社會所有過時候，當生產依照社會底需要而組織過時候，那時人類才變為自己的社會關係底主人，變為自然界與自己的主人。祇有那時候，人類才能開始有意識地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祇有那時候，人類所種過社會原因才能逐漸地收到他們所期望過果實。這就是從‘必然’的世界走進‘自由’的世界之人類的‘突變’。”

恩格斯底話引起了一般反對“突變”而對於“必然”的世界走進“自由”的世界過“突變”無論如何不能或不願意了解過人們底抗議。在他們看來，這種“突變”與恩格斯自己在『反杜林論』一書底前半部所說的是矛盾的。我們要明白他們底糊塗在那裏，首先我們就要知道恩格斯在那裏說的是甚麼。

恩格斯在他說明黑格爾底話“盲目的必然，祇是因爲他

們底不了解”適時候說：“自由是在對於自己與對於自然界適統治，統治底基礎就是在於自然的‘必然’之認識。”恩格斯底此種思想，凡是瞭解黑格爾底學說適人，都會充分地明瞭的。但是可惜，現代康德派的哲學家，祇是“批評”黑格爾，却沒有研究黑格爾。不知道黑格爾，他們自然不能瞭解恩格斯。他們反對『反杜林論』底作者說：有“必然”的服從，就沒有自由。這在那些不知道思想與物質適一致，浸染了二元論的哲學觀點適人，自然是他們一貫的思想。從二元論的觀點看來，“必然”到“自由”適“突變”，實際上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嘉爾底哲學，——費爾巴哈底哲學亦然——是主張思想與物質一致的。雖然他底哲學——像我們在前面他論到費爾巴哈底哲學時所已見到的——對於一致的了解與絕對唯心論不同，但對於自由與必然適關係這一問題，他與黑格爾底理論却是完全相同的。

一切問題底焦點，就是在於“必然”這個字的意義。亞里士多德曾說，“必然”這個字底概念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色彩。要治癩病，必然要吃藥；要生活，必然要呼吸；要借到債款必然要跑到愛金奴那裏去。這可說是有條件的必然。如若我們要生活，我們就應該呼吸；如若我們要治癒疾病，我們就應該吃藥等等，在人類對外界發生動作適過程中，也常常

碰到這類的必然。他要收穫，他必然要播種；他要想殺死野獸，他必然要放箭；他要想推動蒸汽機，他必然要用燃料等等。即如站在“新康德派的嘉爾批評”底立場上，也必須承認在這種有條件的必然中間是有服從底原素的。人類如果能夠滿足他底慾望，他就更其自由，但這并不說他就甚麼勞動也不去做。人類雖然強迫自然來服從他，然而他永遠要服從自然。服從自然就是人類得到解放的條件，服從了自然，同時增加了對於自然的權力，即是增加了他底自由。在社會生產有計劃的組織之下也是如此。服從了某種技術的經濟的必然要求，人類就會終止由他們自己的生產物統治着的那種盲目的制度。即人類就因此更擴大了他們底自由。在這裏服從就是解放的泉源。

事情還不祇此，慣於把思想與物質分開的嘉爾底“批評家”，就他們所知道的必然祇有一種。他們一再借用亞里士多德底話——把“必然”看做是阻止我們願望實現與強迫我們做違反我們願望的一種力量。這種“必然”實際上是與“自由”相反的，它多少對於我們不能不是一種痛苦。然而我們在這裏不要忘記，與人類願望相反而帶有強迫性的外界的力量，在其它場合之下，可以成為完全不同的東西。譬如把現在俄國農村問題做個例吧。“土地底強迫沒收”

(自然是有“公平的報酬”的出讓)對於聰明的民主立憲黨底地主多少是一種可痛的歷史的必然。然而“公平的報酬”對於企圖獲得土地適農民，却是可痛的歷史的必然，而“土地底強迫沒收”對於他們是他們自由意志底表現，也就是他們自由底價值之保證。

這一點我們以為是關於“自由”學說之重要的一點，——這點，恩格斯其所以沒有說到，因為對於已經學過黑格爾哲學適人自然是很明顯的，用不着甚麼說明的了。

黑格爾在他底宗教哲學中說：(Die Freiheit its dies: nichts zu wollen als sich)“自由就是除了自己而外，不希望別的。”這句關於社會心理適話，使整個的自由問題，得到了很多的光明。要求地主底土地適農民“除了自己，不希望別的。”然而允許給農民土地適民主立憲黨底地主，他們所要的“不是自己”而是他們底歷史強迫他們要適東西。前者是“自由”，後者是“見機地服從必然”。

要求把生產工具變為社會所有，把生產組織安放於社會生產底新的基礎上適無產層級，與農民一樣，他“除了自己”甚麼也不要。他覺得這樣是完全自由的。至於資產層級，他們所感覺到的至多也祇能同採取民主立憲黨政綱的地主一樣吧，他們不能不把“自由”看做一件事，“歷史的必然”又

是一件事。

我們以為恩格斯底“批評家”所給與我們過印象是他們對於恩格斯過不了解。不了解底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能給資本家設身處地地去想而不能在無產層級的“皮膚”內看一看。我們以為這也是社會關係底原因，歸根結底自然又是經濟底原因。

十六 嘉爾主義與社會底目的觀

爲現代資產層級的思想家所傾倒過二元論，對於歷史物質論還有一種非難。例如二元論底代表者希丹母萊爾，他非難歷史物質論，說它完全沒有注意到社會底目的論。這種非難同第一種非難有親屬關係，同樣是沒有根據的。

嘉爾說：“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間發生了一定的關係。”希丹母萊爾根據這話證明嘉爾不能不拋棄他底理論而採用目的論底意念。據他底意見，嘉爾底話表示出人類是“有意識地”發生了相互的關係；沒有這些關係人就不能生產。這就是說，這些關係是有目的的活動底產物（“Wirtschaft und Recht” zweite Auflage, P. 421）。

我們不難指出，希丹母萊爾這種批評是犯了理論上過錯誤。這種錯誤底色彩，浸染了他以後一切批評者底論斷。

舉一個例吧。野蠻的獵者追縱某種動物——譬如說追蹤象。他們爲了這目的集合起來，有組織地使用他們底力量。在這裏，他們底目的是甚麼？他們底方法是甚麼？很明顯的，他們底目的是捕獲象或殺死象；他們底方法是集合力量追縱動物。甚麼是決定這目的的？人類機體底必然要求。甚麼是決定這方法的？打獵底條件。人類機體底必然要求是否依靠於他底意志？不，不是依靠於他底意志的。研究這些問題的是生理學，不是社會學。在這裏我們從社會學方面所要求的是甚麼呢？我們就是要它解釋成爲甚麼人類爲得要滿足他們底要求——例如穀物底要求——有時發生這種關係，有時竟發生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關係。這些事實，嘉爾所代表過社會學是以生產力底狀況來說明的。然而生產力底狀況，是否依賴於人類底意志，或者依賴於人類追尋過目的？由嘉爾所代表過社會學回答說：不，不依賴的。但如若說是說不依賴，那就是說它們是由某種不依賴於人的條件所決定的某種“必然”所產生的。

結果怎樣呢？結果打獵是野蠻人有目的的活動，然而這些無疑義的事實，並不能使嘉爾認爲以打獵爲業過野蠻人

間過生產關係底發生是不依賴於他們底有目的的活動條件之正確思想，而發生絲毫的變動。換言之，就是我們不能依據原始的獵人能夠有目的的企圖獵取很多的動物而就說這些獵者底生活特徵底公有主義就是他們有目的的活動底產物。當然不是的，公有主義底發生或更正確些說它底存在——因為在很早以前就發生了——是那完全不依賴於人類意志過勞動組織之必然結果。這就是康德派哲學家希丹母萊爾所不了解的。這種不了解把他引進了我底們史脫羅威先生、波爾加奇夫先生以及其他臨時的嘉爾主義者底迷惑中去了。

希丹母萊爾繼續他底批評時，更說如果社會底發展完全是循着“必然”的因果進行的，那一切自覺意志當然是毫無意義的。據他底意見，這裏祇有在二者之中擇其一：或者我以為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即不可避免的，那我就沒有絲毫去幫助它過必要。或者我底活動是這現象發生時所需要的，那這種現象就不能稱做必然的。誰去幫助必然產生東西呢？誰去幫助太陽底升落呢？

這裏很明顯地暴露出了受教於康德派者底二元論，在他們看來，思想永遠同生活是離開的。

太陽底出入與人類社會關係沒有任何因果的聯繫。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看做一種自然的現象，與人類有意識的企圖相對立，與人類沒有任何因果的聯系。但歷史的社會的現象，却是完全不同。我們已經知道歷史是由人造的；自然人類底努力不能不是歷史運動底要素。但人類造成這樣的歷史，而不造成那樣的歷史，這就是我們在前面說得很多過某種“必然”底結果。只要有了必然，就有它底結果，人類底努力不過是社會發展中不可避的原素而已。人類底努力但不排除必然，而且自己是為這必然所決定的。所以把人類底努力同“必然”對立，實是邏輯上重大的錯誤。

當某一層級努力於它底解放而完成社會革命時，它多少是帶有一種適合於目的過活動，而且這種活動常常是這種革命底原因。但人類這種活動底本身，是某種經濟行程底結果，所以它是由“必然”決定的。

社會學當它了解到社會人類中目的之發生(社會的“目的論”)是最後為經濟發展底行程所決定過社會過程底必然結果過時候，它才開始成為科學。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物質史觀底死敵，努力於證明社會學之不能成為科學，在現在他們認為是必要的任務了。這就是說，“批評論”現在已經變為現代科學更進一步發展過障礙物了。去估計這種“批評論”底作用，怎樣同現代

社會內迥層級鬭爭發生關係，我想這是找求哲學史之科學的解釋者極有興味迥任務吧。

在我看來，我參加這個運動，其勝利是歷史的必然，我自己的活動不過是許多條件（這些條件底集合必然保證了這運動底勝利）底鏈鎖中之一環而已。不多不少，這恰是二元論者所不了解的。但對於深知主客一致迥理論以及這種一致是如何地在社會現象中表現了出來迥人，却是異常明顯的。

北美新教底理論家完全不了解爲甚麼自由與必然迥對立問題如此地佔據了歐洲資產層級思想家底心胸，這一事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巴爾琪(A. Bargy)說，“在美洲，在從事人類意志力迥學者(Professeurs d'énergie)中也很少承認到意志的自由。”(A. Bargy, La religion dans la société aux Etats-Unis, Paris, 1902 P.88—89)他以為他們都是實行家，所以他們都是服從“宿命論底決定”的。但巴爾琪底此種說明是完全錯誤的。這裏簡直談不到甚麼宿命論。這在他對於道德家“愛杜阿爾特思底觀點……是一切實行家底觀點，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目的迥人（就是他底一生中只有一次也好），自由就是他有把全副精力放到這目的底追隨中去迥可能。”這句話確是至理明言，正像黑格爾說的“除了自

己，不要別的。”但當一個人“除了自己，不要別的”的時候，那他就完全不是一個宿命論者；那他，正因為這一點，是一個實行家。

康德哲學，不是爭鬪底哲學，不是實行家底哲學，祇是不徹底的半途而廢進人底哲學，妥協的哲學。

恩格思說，剷除社會罪惡底方法是要在一定的生產底物質條件中去發見，不是甚麼社會改良家所能發明的。希丹姆萊爾是同意這點的，但他非難恩格思底話不清楚，據他底意見，問題就在“用某種方法底幫助，才能做到這種發見。”這種非難，祇是證明希丹姆萊爾底思想混亂。但是這種非難，却指出雖是“方法”底性質，在這種情形之中是由許多原素決定的，這些原素最後是歸結於經濟發展底行程。嘉爾之理論出現的本身，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發展所決定的，反之，嘉爾主義以前進社會主義中進烏托邦主義底產生，不但受到上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底痛苦，即在那種生產方法之發展不充分進社會當中，它所受到進痛苦也或許更要大些，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關於這一點，沒有再講下去的必要。但我們終結這篇論文時，使讀者注意到嘉爾與恩格思之策略的“方法”與他們歷史理論底根本原則之密切關係，或許也是讀者所願意的

吧。

根據嘉爾底理論，我們已經知道，人類放在他們前面的，常常祇是他們能夠解決過問題，“因為問題底出現，祇是在解決它過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正在發生過程中過地方”。但這些條件已經存在過地方與這些條件尚在“發生過過程中過地方”，其情形完全不同。在第一種情形中已經開始了“突變”過一剎那，在第二種情形中“突變”尙是將來的事，“最後目的”之到達，尙須經過許多社會層級相互的“漸變”爲之準備。那末當“突變”尙在不可能過時期，維新者底作用怎樣呢？很明顯的，他們底作用祇是幫助這種“漸變”，換言之，使社會得到改革。因此，“最後目的”與改革是各得其所，而它們底對立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退到烏托邦的傳說中出了。誰想使它們相互對立——如像嘉爾底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或是出席最近費拉爾工團主義者大會過意大利底“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就暴露誰沒有瞭解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底精神與方法底能力。當着現代改良主義與工團主義借用嘉爾底名字說話過時候，回憶上面過話，是有益處的。

“人類放在也們前面的。常常祇是他們能夠解決過問題。”這句話是如何充滿了健全的樂觀主義啊！當然這不是說人類之偉大問題底解決法，凡是第一個碰到過烏托邦主

義者所提出的都是好的。烏托邦主義者與“人類”或更正確些說在一定的時期代表人類偉大的利益迥社會層級，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關於這一點，嘉爾說得好，“某一歷史的行動愈是浸入於人類底生活，那完成這運動迥民衆愈是廣大。”這句話給了烏托邦對於偉大的歷史問題底態度一個根本打擊。如若嘉爾以爲人類放在他們前面的，沒有不能解決迥問題，那從他這句話底理論方面說，這不過是主體與客體一致迥思想應用到歷史發展過程中之新的表白，但從這句話底實際方面說，它表示出了那種鎮靜的勇敢的“最後目的”之必然到達迥信仰。這一信仰，曾經逼得佳爾納希夫斯基發出我們不能忘記之熱烈的喊聲：

“要來的來吧！未來的勝利是我們的！”

論自然界與歷史中迥突變

齊哈米羅夫先生在他底『我爲甚麼能變成一個革命者』一書上說：“我們——我僅是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狂風暴雨、血流成河迥恐怖時期，有人以爲這一‘破壞時期’將告終結，并且這種觀念已是根深蒂固了。以後——有人這樣想——便開始了‘建設時期’。這只要我們稍加以注意，就知道這種社會觀是完全錯誤的，這種錯誤觀念底來源，不是別的，祇是邱威以及地質學中‘偶然的破局’學派底陳舊思想之政治的反映。但在實際生活中，破壞與建設是手攜手地并行前進，——沒有一個‘破壞’，就沒有那一個‘建設’。事實上，某一種現象破壞底發生，同時就有某一種新現象在其內部建

立。反之，某一種新現象之建立，便是舊現象之破壞。”

這些話並沒有給我們一個顯明的觀念，然而在其根本思想上可以分做二點來研究。

1. “我們，不僅是我們”，那麼，你們這些革命家對於進化，對於“現象之形態底漸變”並沒有任何的概念，這恰如齊哈米羅夫先生所表現的一樣。

2. 假若你們對於進化，對於“現象之形態底漸變”有相當的概念，那麼“我們所處適破壞時期”便不是說謊。

現在我們開始考察這個不僅是我們，就是說看在西歐適事變又是如何。

在今日的歐洲，像一般人所知道的，在那裏是存在着努力於經濟底解放工人層級底革命運動。在這裏就發生這樣一個問題；這個運動之理論底代表者，就是說社會主義者能否把這個革命底希望與那種發展不充分適社會進化論妥協呢？

對於現代社會主義稍有概念適人，對這問題適答覆不是任何的躊躇而是十分肯定的吧。歐美那些莊嚴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在相信嘉爾底學說，然而難道他們不知道這個學說首先就是人類社會進化底學說麼？嘉爾本人是一個熱心“革命活動”適人。他深深地感覺到每一種革命運動，其方向

就是反對現存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秩序。當然呵，嘉爾是同情於“破壞”的，事實上，他不僅是同情，並主張“暴力革命”，但他並沒有忘記社會之徐徐地漸漸地變化。嘉爾不僅沒有忘記，反之他在這個進化裏面發現了很多重要的定律。嘉爾底聰明，是與人類底歷史相諧和的，而不是一幅幻想的畫圖。他第一次證明了經濟底發展可以引起政治的革命。他對於現代的革命運動，確立了鮮明的目標及創造了嚴格的理論基礎。假設這是事實，那麼，爲甚麼齊哈米羅夫撒天下之大謊，而把與社會“建設”無關聯的語言去說明“我們，不僅是我們”對於革命底希望不能獨立存在呢？這不是因爲他對於現代社會主義底學說沒有深刻地去研究麼？

齊哈米羅夫先生現在對於“偶然的破局”與“暴力革命”覺得很是討厭。這樣，他底事業就是有始無終了。但是他仍然以爲無論在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這種“偶然的破局”是沒有結果的無稽之談。第一，所謂破局之“偶然”是相對的。對於這一個是偶然，對於那一個却不是。例如日蝕，無智者以爲是偶然，而天文學家却以爲不是。革命亦是如此，某種政治的破局，無智的蠢才以爲是偶然，而在注意到周圍的社會現象之每一事變底發生過人，却以爲不是偶然。其次，假若齊哈米羅夫立在自己所創造的理論底觀點上，眼睛望着

自然界與歷史中，那他一定會發見很多驚奇而使他陷於狼狽事實。可是他在他底回想錄中說，自然界沒有突變，革命底幻想祇是離開了現實的世界，就是“科學底本身，也祇說明了某種現象底形態之徐徐的漸變”在這裏，無論那反對自然界底“偶然”過駁論是如何地巧妙，然而最後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做出“突變”底結論。齊哈米羅夫先生知道“邱威底陳舊思想不過是錯誤的地質學上之偶然的破局”學派之空想底產物而已。例如法國底南部居民是過着非常愉快的生活，他們沒有甚麼憂慮，也沒有甚麼危險。可是在二年前忽然發生了地震，太陽震動了、房屋也倒塌了、居民也逃避了，總而言之，在自然界中從來爲人所不注意過而又是不可避免過“災害”現在是發生了。這種痛苦的科學底經驗使齊哈米羅夫先生不能不重新檢查他自己對於地質學過概念，他最後認爲“現象形態之徐徐變化”，無論是從偶然的見地或者“暴力”的見地出發，都不能到達排除革命之可能性過結論。

齊哈米羅夫先生當着沸水尙在零上八十度過時候，他是很安然的，但是水底溫度到達沸點——呵！危險了！——“偶然的破局”底到來，水便變成了汽。齊哈米羅夫先生之不相信“暴力革命”亦恰像他不相信水變成汽是一樣的空想。

齊哈米羅夫先生看見水凍起來了，他認爲這又是一件

不可思議的故事。水底溫度之徐徐地變動，水還是水，但是水凍到零度以下便變成冰，這是那些誤解了“偶然的破局”遊人們所夢想不到的。

齊哈米羅夫先生他也注意到昆蟲中小蟲蛻化而變爲大蟲過渡時期。蛹底蛻化過程是徐徐地進行，當未到達新的形態時，蛹依然是蛹。我們底大思想家看見這種現象是如何地摩拳擦掌地高興呢。齊哈米羅夫先生獨自這樣想：“一切都是很順利地進行着，無論是社會的有機體或者生物學的可有機體或者無機的世界，都不會有偶然的破局發生。自然界逐漸增進到活的生物之創造。”但是齊哈米羅夫先生忽然陷入了樂極生悲遊狀態。有這一天，蛹完成了“暴力變革”而成爲蝶，牠便飛舞於日中。由此，齊哈米羅夫先生即對於有機的自然界也不能確信地保證它沒有“偶然”吧。

如若齊哈米羅夫先生能夠稍須注意到他自己的“進化論”，那他也許會領會上述遊話吧。也許會發見同樣的偶然或“變革”吧。然而我們底齊哈米羅夫先生底印象太壞，他從“革命”多多少少地躊躇的擁護者變爲多多少少地堅決的反對者了。

我現在同齊哈米羅夫先生作個數學上遊演習吧。我們從五這個數目開始，順次的而且“漸漸的”每一回一個單位

地加下去，六，七，八，一直加到九，一切都是很順利地進行。但是在這個數目上再加上一，於是就發生了無計數，即是單位循環忽然進到十位。從十位進到百位也會有同樣的不幸發生。

我們同齊哈米羅夫先生還沒有說到音樂，在那裏是有很多偶然的轉變，這些各種各色的偶然的轉變，可以混亂我們底“概念”(conception)。

在齊哈米羅夫先生關於“暴力革命”之混亂的議論中，現代的革命家可以給這樣一個簡單的質問：“你將如何地去理解在‘現實的生活’中代表‘破壞時期’適革命呢？他們底 *nuls et non avenues* 是否是沒有價值不能引起莊嚴的‘社會學家’底注意呢？或者祇是因為這些紛亂的庸碌的人類底事情值不得去考察呢？”但是歷史告訴我們，這些現象無論是在那一種場合之下發生，最後總是歸到“暴力革命”與政治的“破局”。為甚麼齊哈米羅夫先生，在允許未來現象之可能性中仍保持着“錯誤的社會概念”呢？

歷史是沒有突變！這完全是對的。可是歷史作了很多的突變，完成了很多的“暴力革命”，這又是事實。像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是數不勝數。這種矛盾究竟有甚麼意義呢？這種矛盾底意義，首先就是人們對於實際情形沒有精確地瞭解

并且誤解的地方很多。所以不能說歷史沒有不預備過突變。無論那一種突變，在社會發展之過去進程中沒有充分的理由是不會發生的。社會中過發展是不停止的，所以歷史也不斷地進行突變與革命底預備工作。歷史是執拗的成見的進行它底工作。歷史是徐徐地工作，但此種努力底結果，必不可免地而且是不可抵抗地要發生突變與政治底破局。

法蘭西資產層級之“形態底變動”是徐徐地完成了。攝政時代的市民與路易十六時代的市民是不同的，但就一般的說，還是保有舊時代之資產者底殘餘形態，所以他雖然受過很豐富的教育，有很大的抱負，但無論在何時何地他依然是向貴族屈膝過平民。到了一七八九年，資產層級才開始抬頭。再經過數年之後，他便變成了主人翁，這是怎麼一回事！——“血流成河”，大聲鳴鼓，“狂風暴雨”過時代，但若沒有暴發物，那當時還是不能暴發的。現在一些解釋暴力革命過學者，每每拏“錯誤的觀念”去牽強附會地說明法蘭西“破壞時期”之真實經過。

俄羅斯社會關係之“形態”是徐徐地變更了，諸侯底領土已經消滅，反抗的諸侯也屈服於沙皇底權之下，所有王公最後都變為簡單的僕役。莫斯科之韃靼王國被征服了，西伯利亞也被征服了，南俄也被吞併大半。然而莫斯科依然保有

亞洲的氣味。彼得底出現，才完成了俄羅斯國家生活中之“暴力的變革”。俄羅斯底歷史開始了新的歐洲的時代。斯拉夫統一黨員彼得爲反基督者，正是因爲彼得完成了“偶然”的變革。他們很自信地說彼得在熱心改革之餘，而忘了進化底必然與社會制度之“形態底徐徐變動”。可是每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會知道，彼得底改革，乃是俄羅斯歷史“發展”所準備下了的。

數量底漸變，積而成爲質量底變。這種轉變底完成乃是突變，而不是其它的東西。那些按部就班過漸變論者，如摩爾賈林——烏利巴埃多夫劇中過人物——之徒，在很早以前就已闡明了德國哲學底事實，他們還不理解。在這種場合亦然，當然他們要想非難熱心於“革命底活動”過人是很困難的，假若他們回憶一下黑格爾底話是有裨益的。黑格爾說：“通常一般人去理解某種事物之發生與消滅，就會聯想到此種事物發生與消滅過漸變性。但一切實體底變化，不但有數量底轉變，而且有數量底差別變成質量底差別，質量底差別變成數量底差別之轉變，此種轉變中斷了漸變性，並且完成了不同的質量形相之變化。無論在甚麼場合之下，漸變底中斷，即是突變底產生，一種現象代替了另一種現象。發生的漸變性之實質，即是以爲發生的東西已經在實際中存

在，祇是質量很小，人們沒有覺察到罷了。同樣，消滅的漸變性之實質，也以爲某種現象底不存在或代替它過新現象，實已存在，不過未爲人們所覺察。……這樣，發生與消滅底概念是被除掉了。事實上用漸變來解釋發生與消滅，就是把一切變成乏味過空論，把發展的東西與消滅的東西當作已經存在的東西（即已經發生與已經消滅過東西——著者）。”國家底發生是在它逐漸地變動以後，人們才感覺它底存在，所以要去理解它，祇有把它發展底形態放在顯微鏡之下才能想像到它底真實面目。同樣，要理解原始氏族底關係之消滅，祇有很審慎地想像這種關係之極微的非存在，才不至勞而無功。黑格爾最大功績之一，便是他淘汰了進化論之盲目的理論。然而齊哈米羅夫先生底價值較之黑格爾又是如何呢？他武斷地認爲西歐底理論是不適合俄國國情的。

不管齊哈米羅夫先生對於暴力革命與政治的破局過意見是怎樣，我們可以這樣斷言，現代歷史在各各進步國家中所準備了過非常重要的改革，祇有暴力才可以完成。這一改革，變更了生產品之分配方法。經濟底發展建立了巨大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在活動方面需要一定的生產組織。即是說需要集體的勞動以及在社會底生產基礎之上大的工業之設立。但生產方法之社會化與在小工業及小農業榨取支配過

時代而由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條件所決定。週生產品之個人私有，顯然是矛盾的。這種方法底結果，勞動者之社會底勞動所生產週生產品，却為企業家所私有。此種經濟矛盾是第一個根本的矛盾，是其它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矛盾之決定的條件，——這是現代社會底標誌。此種矛盾次第擴大起來。企業家不能離開社會底生產組織，因為這是他們財富底源泉。反之競爭底結果，使這種組織擴大到其他工業部門，在這些部門內，以前它是沒有地位的。

大的企業逐出了小的生產者，就增加了工人底數量，因之工人層級底力量亦隨之增大。而資產層級亦日臻死亡。工人層級要想除去那種對於自身有害底生產品之生產方法與分配方法間週矛盾，工人層級必須從現代資產層級手中奪取政權。工人層級必須很好的完成“政治底破局”。經濟底發展必然的要引起政治的革命，後者是社會經濟制度變化底重要原因。生產方法徐徐地漸漸地具有社會的性質。生產方法之變化是暴力革命之必然結果。

像那樣歷史底運動之展開，是在西歐而不是在俄國。齊哈米羅夫先生雖然他研究過“強大的法蘭西文化”，然而他對於西歐底社會生活並沒有任何概念。

“血流成河”，鐮刀斧頭，手鎗炸彈的暴力革命，——這是極“悲慘的現象”。若這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們又怎樣辦呢？新社會出現之際，力量常常盡了一種產婆的作用。那是嘉爾底話，但抱這種思想的并不止他一人。歷史家受羅塞爾曾斷言，只有“鐵與火”才能完成人類命運中之偉大的“改革”。這一種悲慘的必然是自何處來的呢？這是誰底罪惡呢？

然而真理底力量，

在地上不能為所欲為嗎？

當然不是的，現在還不是為所欲為的時候！其主要原因乃是各層級利益之不同。這一層級、用一定的方法改造現存的社會關係才有利益，而且是必要的。那一層級，反對這種改造才有利益，同樣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被束縛着自由與幸福，另一方面是被強迫地取消其特殊地位與其特權層級。那一層級不是為生存鬥爭，或者沒有自衛的本能呢？在一定的階段中，對於某一層級有利益的社會制度在這一層級看來不僅是公平的而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以為變更了現制度就是破壞了人類社會之基礎。他們以為保護這個基礎是他們自己的天職。因此，才有“血流成河”，因此，才有鬭爭與暴力。

辯證法與邏輯

嘉爾與恩格斯哲學，不但是物質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物質論。反對這個學說的人，表示兩種意見，他們以為：第一，辯證法本身受不起批評，第二，物質論與辯證法不相容。我們對於這兩種意見須予以答辯。

讀者大概還記得吧，柏恩斯坦先生如何地用辯證法之未成熟的影響去說明他心目中所謂嘉爾與恩格斯底錯誤。形式邏輯底公式是：“——是與否——否”，而辯證法則不然，它把這個公式倒轉過來，成了一個直接相反逆公式：“是——否與否——是”。柏恩斯坦先生討厭後一個“公式”，他說這一公式能領導到一個極危險的企圖與謬誤。所謂受過

教育週讀者，或許有大多數同意於柏恩斯坦先生，因為公式“是——否”與“否——是”，從表面看來，顯然與推理底基本律相矛盾。這裏正是我們應當置論之處。

“推理底基本律”有三：(一)同一律(principium identitatis)；(二)矛盾律(principium contradiction)；(三)不容間位律(principium exclusivertii)*。

同一律說：甲是甲或者甲 \equiv 甲。

矛盾律說：甲不是非甲——不過是第一定律之否定形式罷了。

按照不容間位律，凡兩個矛盾底判斷，不能二者俱錯。在事實上，甲是乙，或者是非乙；在這個判斷中一個是對的，必然可以斷定另一個是錯的，反之亦然。此地沒有折衷的判斷，也不能有折衷的判斷。

伊伯爾文以為矛盾與不容間位律可以合併到一個邏輯原則內：對於每一個完全確定的——即在這完全確定的意義內明白的——關於某種特定的客體是否附屬於某種特定的主體的問題，應當答覆“是或否”，而不應答覆“是與否”。

固然是很難反對這個原則底真確性，但如若它是對的，那麼公式“是——否”與“否——是”，似乎就完全不能成立了，我們也只有學柏恩斯坦先生來嘲笑這個公式吧，不過我

們要問：爲甚麼舉世公認邁大思想家，如赫拉克里特，黑格爾，嘉爾承認此公式比建立在上述的推理基本律上的公式“是——是與否——否”更爲滿意呢？

這是爲辯證法天定的結果已是無可否認了。但未曾接受問題之先，應當再從問題底側面去研究一下。

物質底動，構成了一切自然現象之基礎。然則甚麼是動呢？動即是顯著的矛盾。如果有人問你，在某一定時間，某一定空間內，有無動過物體。那麼你一定不能按照伊伯爾文底原則去答覆他，換言之，不能按照公式“是——是與否——否”去答覆他。動底物體存在於某一定空間，但同時又不存在這個空間。對於這點就不能不按照公式“是——否與否——是”去判斷了。這是“矛盾邏輯”不可爭論的證據，誰不願意接受此邏輯，就請誰去同老濟隆一樣地聲明，動不過是感覺底欺騙而已。

在所有不否認動過人們，對於推理底基本律既然與實體相矛盾，我們將怎麼辦呢？答覆此問題，我們不是應當謹慎一點麼？

這樣看起來，我們似乎是陷入三岔路口了，或者是承認形式邏輯之基本律而否認動，或者是承認動而否認基本律。處在這個三岔路口，至少也是不痛快的吧。那麼我們是否應

該站在此地不動呢？

物質底動是一切自然現象底基礎。動即是矛盾。說道動，必須用辯證法去判斷，就是說不應該用柏恩斯坦先生所喊叫過公式，而是用公式“是——否與否——是”去判斷。因此，我們上面所說動是一切現象底基礎，是站在“矛盾邏輯”範圍內，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動底物質因子互相結合構成總體——物、對象。這個總體以凝結之大小而區別；存在的時間長短亦不一致，過後便變為它種物體而消滅了。物質底動，永久是一個，其自身是不滅的。不過在永久動的結果中，一定的和臨時的物質底總體發生了以後及其未消滅以前，必須抱着肯定的態度去解決它存在底問題。因此，假若有人告訴我們金星，並且詰問這個金星是否是實有，那麼我們便應當不遲疑地答覆有。假若有人問我們：鬼是實有嗎？那我們就堅決地答覆沒有。這到底是甚麼意義呢？這就是說，當着涉及單個物體過時候，我們可以用伊伯爾文上述過原則去判斷，推理底“基本律”在此地是可以適用。在這個範圍內，柏恩斯坦先生得意的公式“是——是與否——否”就可以橫行無阻了。

然而這個寶貴的公式底權力究竟不是無限的，已經發生出來過物體底存在問題，我們應當肯定地答覆；但是物體

正在發生中，那我們底答覆就不能堅決了，有一個人掉了半頭頭髮，我們可以說此人已大半是禿了，然而他的頭髮在甚麼時候能夠完全掉盡成爲一個十全的禿子，這就很難斷定了。

關於某一定特性是否附屬於某一定特性過問題，我們底答覆應當是確定的，或者是，或者否。這是無庸置疑的。不過，當物體發生了變化，已消失了某一定特性時或者正在獲得某一定特性時，我們將如何答覆呢？當然，在這種場合要下一個確定的答覆，事實上也需要一個確定的答覆，但只祇有依據公式“是——否與否——是”，若按照伊伯爾文底公式：“或者是，或者否”那就不可能了。

自然可以這樣反駁說，特性之消失尙未轉換其存在，但特性之獲得已經確實存在了，因此所說過物體雖然常在變化中，但仍然可以照公式：“或者是，或者否”去得一個確定的答覆。然而這是不對的。青年人在下腮生出了一種黃細的鬚，自然可以算是有了鬚子，可是我們仍沒有權力叫這種黃細的鬚爲鬚子。腮下過黃細鬚雖然要變成了鬚子，但現在尙不是鬚子。要成質量底變，一定數量達到了某一種限度。誰忘記這一點，誰就一定失却了確定判斷之可能性。

古代伊斐斯底思想家說：“一切流動，一切變化。”——

總體，這是我們所謂過物體，是在不斷的，遲速不等過變化狀態中。在某一定總體仍是這個總體不變過界限中。我們須得按照公式：“是——是與否——否”去判斷。如果這個總體變了，不存在了，那麼我們就應該訴諸矛盾邏輯；我們必須說——不管柏恩斯坦先生，N. G.及其他形而上學的先生們是如何地不滿意——“即是，即否，即存在，即不存在。”

靜是動底特別形式，亦如同用形式邏輯底原則（承認思想的“基本律”）是辯證法底推理之特別形式一樣。

克拉底——伯拉圖底大弟子之一，他不同意赫拉克里特底話：“我們不能兩次跳在一條河裏。”

克拉底以爲，就是一次也不能夠：當我們跳到河裏時，河已變了，另換成一條河了。在這樣的一個判斷中，已是把形成現實過實體原素，即是說把靜止的原素除掉了。這是濫用辯證法，不是辯證法底正確的應用。黑格爾說：“Das Etwas ist die erste Negation der Negativo”（否定底第一個否定便是烏有）。

我們底批評家中，那些輕視哲學文獻過人們，往往喜歡攻擊給了辯證法以有利之論證過特連德林堡。這些先生們很顯然地是誤讀了特連德林堡底著作，即如說他們讀過過話。他們忘記了以下過一些瑣碎的事實，即如說他們是知道

適話，——我想這是不會有的。特連德林堡認為矛盾律不能應用於動，只能應用於爲動所創造過物體，這是對的。但是動不僅創造了物體，如像我們已經說過的，並且它還常常改變物體。唯其如此，所以動底邏輯（“矛盾邏輯”）無論何時都不會失去它對於動所創造過物體之權利。唯其是如此，所以我們在應用形式邏輯底“基本定律”時，應當知道只有在某一定的界限內，即是說在不妨害我們應用辯證法過範圍內才有意義。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雖然特連德林堡沒有從他底科學的認識論之特別重要的原則中做出必然的邏輯結論，然而這一點意義，在事實上已爲他所承認了。

這裏，我們必須補充的，就是特連德林堡在其『邏輯研究』一書中包含有許多正確的註解，這些註解，不是反對我們，而是於我們有利益的。這個好像是很奇怪，但解釋起來却是十分簡單，因為特連德林堡所攻擊的不是別的而是唯心論的辯證法，這是一個極簡單的說明。例如他認爲辯證法底缺點即在承認純粹思想底自動同時又是實體之自生（“Behauptet eine Selbstbewegung des reinen Gedankens, die zugleich die Selbstbewegung des Seins ist”）。事實上，這簡直是一個大錯誤。但是，誰不知道，這個缺點是唯心論的辯證法之特質呢？誰不知道，嘉爾把辯證法倒置在“足

上”時，即開始從其唯心論的辯證法基礎修正了這個基本的錯誤呢？現在舉一個例吧，特連德林堡說，在黑格爾，動是邏輯底基礎，成立這個邏輯是不要任何前提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又是對於辯證法有利過論證。我們再舉一個有趣味的例吧，根據特連德林堡底意思，在黑格爾，自然界祇是實驗的邏輯。事實上恰恰是相反的。黑格爾底邏輯不是純思想底產物，而是為自然界所預想之抽象的產物（“eine anticipierte Abstraction der Natur”）。在黑格爾底辯證法中，差不多完全是來自經驗，假若把辯證法與經驗離開，那麼它只好背着叫花子袋出走了。就是如此，也正是如此！在黑格爾底弟子中，那些反對唯心論而變到唯物論一派中去的也是這樣說。

像這樣類似過例子，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不過那樣我們就離開了本題。所以在這裏我們只好向我們底批評家說兩句話，在我們與特連德林堡過鬭爭中，攻擊他是可以的，可是最好是不要攻擊他。

再往下說吧，我們已經說過，動是行為上過矛盾，這是形式邏輯底“基本律”所不能應用的。為的是免除誤會起見，再解釋一下也是必要的。當着動從一種形式轉變到另一種形式時——擊機器底動能化熱來說吧——我們必須應用伊

伯爾文底原則。或者是熱，或者是機器底動，或者是其它等等。這是很明顯的。但是事態假如真是如此，那麼形式邏輯之“基本律”，在一定的限度內也可以應用於動。由此可以知道，辯證法並不擯棄形式邏輯，牠只是除掉了形而上學所給予形式邏輯的那些有絕對意義的定律。

假設讀者很好地了解了以上說的話，那麼就不難知道，以為辯證法與物質論是不能相容的，祇是些沒有“價值”的時髦觀念。反之，在我們辯證法底基礎上置有自然界底唯物觀。前者乃為後者所支持，如果物質論為人所駁到，那麼辯證法也就合該倒臺。反之沒有辯證法，物質論底認識論便不完全，甚至全然不可能。

在黑格爾，辯證法是與形而上學混合一氣。在我們，辯證法是立在自然界底學說之上。

在黑格爾，現實底主體——借用嘉爾底術語——是絕對觀念。在我們，絕對觀念祇是動的物質總體與形態之抽象化。

在黑格爾，推理底前進，是包含於概念中過矛盾之發現與解決底結果。在我們——物質論的學說看來，包含於概念中過矛盾，不是別的，祇是現象之共通基礎底矛盾之本質底結果，即是說存在於現象中過矛盾動底結果之反映，不過把

它翻譯成了思想上過語句而已。

在黑格爾，物底進程是被觀念底進程決定的；在我們，物底進程決定了觀念底進程，生活底進程決定了思想底進程。

物質論將辯證法倒置在“足上”，同時揭去了曾爲黑格爾所蓋之神祕之幕，暴露了辯證法底革命性。

嘉爾說：“辯證法，在其神祕的形式上成了德意志底時髦，因爲它似乎是擁護現存的事物秩序。但在其理性底形式上，辯證法是爲資產層級及其理論指導者所憎惡，因爲它在肯定過理解現存事物中，同時却包含着否定的以及其必崩潰過理解；它研究由動所組成（確切些說是建立，Gewordene——蒲列哈諾夫註）過每一種形態，同時注意到它底轉變方面；它無論站在甚麼東西底前面，總是帶有批評的及革命的本能。”（『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序言）

物質論的辯證法，爲浸染了反動精神的資產層級所憎惡，這是當然的事實。但它往往被號稱真正同情於革命的社會主義過人們所擯棄，這却是滑稽，而且是傷心的事。這正如希古列斯人（Herculaneum）底天柱故事一樣底不近人情。

現在我們應當回轉來注意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伊伯

爾文要求那些以邏輯推理過人們，對於以某一定屬性是否附屬於某一定物體過問題給一個確切的答覆。這是有理由的，——他底理由只能到某種程度為止。但是，假定我們所要解決的不是簡單的物體，而是很複雜的，包含有直接矛盾現象及集合直接對立的物質特性，那麼，伊伯爾文底要求適合這個物之判斷麼？不，伊伯爾文自己——黑格爾辯證法底勁敵，特連德林堡亦然——也覺得要照其它的原則來判斷，卽照對抗的結合原則(Principium concordantiae oppositorum)來判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所考察過現象，大多數是屬於這一類的物體。全然不同過各種現象包含有原形質過最簡單的細胞與極不發達過社會生活。所以，辯證法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能佔有而且必須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自辯證法在上述過二科學中佔了重要地位時起，它有極顯著的成功。

讀者願不願意知道辯證法在生物學中佔甚麼地位呢？請回憶以前變形說(Transformism)出現時所引起過甚麼是種過爭論吧。達爾文及其一派的人們底意見，以爲動物或植物中間同一類底各種不同的物種，是自同一原始形式分別蛻化而來。此外據進化論底學說而言，凡同一種類底各種不同的物類，也是發生於一個共同形式；同樣凡一部門內之—

切種類也是如此。在反對達爾文派過人們說，各種動物與植物中間彼此是獨立無關的，祇有同一種類的動物與植物是發生於一共同形式。林耐對於物種也具同樣的概念。他說：“上帝在原始創造了多少物種數目，現在仍有多少數目。”這完全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因為形而上學觀察事物及其概念是，“個別的、不變的、靜止的、一向便是這樣的東西，研究一個再一個，這一個與那一個是無關係”（引用恩格思底話）。辯證法觀察事物及其概念則不同，據恩格思說：“在其相互連系中，在其結合中，在其運動中，在其發生與消滅中。”這種概念，自達爾文起便應用到生物學上來了，而且將永遠應用在這個科學裏面，科學長足的進步，對於變形說並沒有任何的修正。

要知道辯證法在社會科學中有甚麼重要的意義，一定要瞭解社會主義如何自空想變成了科學才會明白。

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站在人類本性抽象的觀點上，以公式：“是——是與否——否”去判斷社會現象。私有財產或者是適合於人類本性，或者不與之適合，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或者適合於人類本性，或者是不與之適合，諸如此類等等。那麼，人底本性，既然假定是不變的，於是社會主義者有權利等待，在社會制度底可能的體系中一定有一個比其他更

多適合於這一種本性。從此就登生了一種希望，希望着那個最良的最適合於人類本性之體系。每一個學派底創始者，他以為他是發現了這一種體系；每一個學派底創造者，他一定要提出他底理想國。嘉爾把辯證法應用到社會主義上來，才把它作成了科學的，同時給了空想社會主義一個致命的打擊。嘉爾不訴之於人類本性，他也不管這種社會制度是否適合於人類本性。早在他底『哲學底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中，我們就可以遇着他嘲笑蒲魯東底幾句話：“蒲魯東先生不知道，一切歷史最多不過是人類本性經常變化過歷史”。

嘉爾又在『資本論』中說，人在外界中活動，變更了外界，於是就變更了固有的本性。這是辯證法底觀點，在社會生活底問題中放射出新的光明，我們擊私有財產作個例吧。那些空想家有許多著作討論這個問題，他們中間也起過爭論，他們對於私有財產是否應該存在過問題，歸結到是否適合於人類本性。嘉爾答覆這個問題是再具體也沒有了。據嘉爾底意見，這種私有財產底形成及財產關係，是被生產力底發展決定的。某一種生產力發展某一階段是與某一種形式相適應的；另一個階段，就有另一種形式，絕對的解決是沒有的，因為一切變化，一切流動；“聰明變成愚笨，幸福變成

痛苦。”

黑格爾說：“矛盾是前進的。”這完全是辯證法底觀點。科學發見了辯證法在層級鬭爭中之顯明的論證，忘了層級鬥爭，便不能理解層級的社會及精神生活之發展。

但是“矛盾邏輯”，——我們已經知道它是永久動的過程反映在人類底精神中過一種表示，——何以又叫做辯證法呢？爲了不離題太遠起見，特將寬諾斐舍爾底幾句話介紹在這裏吧。

他說：“人類生活可以同談話來比較，我們對於人及物底觀點，因年齡與其入底經驗之差異亦有不同，例如對話者充實而豐富過經歷，其談話過內容便不同。經驗是在非意志的和必然的人生觀及宇宙觀之變化中構成的。因此，黑格爾拿意識底進程與哲學談話底進程來比較過結果，他叫前者是辯證法或者辯證法的運動。這一辯證法底術語，早經柏拉圖、亞里士多得及康德在各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過，但無論在甚麼體系中沒有比在黑格爾底體系中使用的廣泛。

辛墾書店出版書報

詳細書目、批發章程、郵購辦法、
函索即寄

哲 學

哲學思想集	赫拉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六
哲學道德集	德謨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七
學說與格言	伊壁鳩魯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五
新工具	倍沈因根著 明譯	實價一・二
人類悟性論(上下二冊)	洛鄧均克著 吾譯	實價二・六
認識起源論	恭第納克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三
人一機器	拉梅特利著 任白戈譯	實價〇・六
精神論	赫爾維修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〇
哲學原理	第德諾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二
自然之體系(上下二冊)	荷爾巴赫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三・二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	柳爾巴哈著 費弱水譯	實價一・〇

思想起源論	拉發格著 剏初鳴譯	實價一・六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	拉發格著 青銳譯	實價〇・三
機械論批判	史托里雅諾夫著	實價一・二
甚麼叫做物質	王特夫著	實價一・一
歷史哲學	拉波播爾著 青銳譯	實價一・二
近代哲學史中因果性研究	波格達夫等著 柳弱水譯	實價一・〇
世界生成論	王特夫著	實價〇・八
張東蓀哲學批判(上下二册)	葉青著	實價三・一
——對觀念論二元論折衷論之檢討——		
胡適批判(上下二册)	葉青著	實價三・八
——在哲學、科學、思想、政治、文學、歷史、國故各方面對胡適底考察——		
哲學到何處去	葉青著	實價〇・九
黑格爾哲學批判	費爾巴哈等著 柳若水譯	實價〇・九
哲學論戰	葉青編	實價二・二

黑格爾	葉青編	實價二·三
——其生平其哲學及其影響—— 附：費爾巴哈		
伊里奇底辯證法	德任 波白 林著 戈譯	實價〇·三
哲學底根本問題	普列哈羅夫著 李麥姿譯	實價〇·五
新哲學綱要	德張 汞宏 直著 模譯	實價〇·七
科 學		
宗教與科學之衝突	德張 拉徹 帕著 夫譯	實價〇·四
科學規範(已出上中二册)	皮譚 耳輔 生著 之譯	實價各一·〇
科論學導	張紹良著	實價〇·五
自然科學新論	果林斯坦著 廖稚鳴等譯	實價一·二
宇宙觀發達史	阿勒里雅斯著 危淑元譯	實價一·二
科學概論	湯鄧 姆均 生著 吾譯	實價〇·八
論理學體系	王特夫著	實價一·三
人類學體系	劉敏著	實價一·一
政治學體系	周紹張著	實價一·一

大中學校之最良的教本和參考書

科學到何處去	蒲皮 郎仲 克著 和譯	實價〇・八
科學與實在	德危 爾淑 柏著 元譯	實價一・四
科學底新基礎	秦譚 輔 斯著 之譯	實價一・三
物理學概論	王 特 夫著	實價〇・八
物理世界之本質	愛譚 丁輔 頓著 之譯	實價一・七
星與原子	愛張 丁微 頓著 夫譯	實價〇・七
繞環我們的宇宙	秦譚 輔 斯著 之譯	實價一・七
化學與電子	J.J.湯姆生著 孫慕萍譯	實價〇・七
地理學新論	古里哥里頁夫等著 沈因明譯	實價〇・五
言語學與國際語	斯皮義多維奇著 孫伯堅譯	實價〇・七
物理學史	弓場重泰著 譚吉華譯	實價〇・九
科學方法論	戶坂潤著 譚吉華譯	實價〇・七
進化學說	德拉日著 果爾德斯密斯 危淑元譯	實價一・四
進化論	湯姆生著 張微夫譯	實價〇・八

科學論叢	楊伯愷等編譯 葉青	每集〇・六
方法與結果	赫胥黎著 譚輔之譯	實價〇・八
地理學批判	威特弗格爾著 沈因明譯	實價一・〇
教育學新論	品克微支著 盧哲夫譯	實價〇・七
資本論大綱	山川均著 傅烈譯	實價〇・七
財產之起源與進化	拉發格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二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哈林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九
無政府主義批判	普列哈羅夫著 青銳譯	實價〇・五
戰爭論	克勞塞維茲著 柳弱水譯	實價一・三
科學的軍備與現代戰爭	波卡洛夫監修 沈敬銘等譯	實價一・五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	劉靜白著	實價〇・六
科學與歷史	布張微勞著 張微夫譯	實價一・三
中國史之理論的分析	拉克德克著 克仁譯	實價〇・八
文 藝		
新興藝術概論	蘇原惟人等著	實價〇・四

法律外的航線	沙 汀著	實價〇・六
果爾德短篇小說選	果 爾 德著	實價〇・五
峨眉遊記	張 志 和著	實價〇・六
<small>學藝出版社出版 辛藝書店總代售</small>		
郭果爾短篇小說集	蕭 華 清譯	實價〇・八
陋 巷	何 德 明著	實價〇・五
雜 誌		
理論和綜合的文化雜誌		
研究與批判	編輯 葉 青 張凡夫 (主編)	
	楊伯愷	
每册一角五分 定閱全年十册一元四角, 香港澳門另加郵費八角, 國外另加郵費二元。		
二十世紀合訂本	兩卷 四册	葉 青 等編 每卷二・八 楊 伯 愷
新書預告		
世界原始社會史	盧 哲 夫譯	印 刷 中
生物學新論	危 淑 元譯	印 刷 中
軍備與國民經濟	孫 慕 萍譯	印 刷 中
藝術新論	譚 吉 華譯	印 刷 中

哲學底根本問題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日初版

原著者	普列哈羅夫著
翻譯者	李 麥 麥
發行者	張 明 德 <small>上海海寧路三德里四十五號</small>
出版者	辛 璽 書 店 <small>上海海寧路三德里</small>
印刷所	中和印刷公司 <small>上海北河南路四里內</small>
經售處	辛璽書店及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

